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3/41
28 January 199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SPANISH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12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
国家和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雷纳尔多·林加多·波尔先生
根据委员会1992年3月4日第1992/67号决议提交的
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情况的最后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 言	1 - 4	1
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与特别代表的函件往来	5 - 18	1
二、特别代表收到的资料	19 - 274	6
A. 生命权	20 - 97	6
B. 被迫或非自愿失踪	98 - 101	16
C. 免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权利	102 - 124	16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D. 司 法	125 - 174	19
E. 言论、见解和新闻自由	175 - 188	27
F. 政治权利	189 - 195	29
G. 妇女情况	196 - 206	30
H. 工作权利	207 - 209	31
I. 受教育的权利	210 - 213	32
J. 人人拥有财产的权利	214 - 217	32
K. 宗教自由和巴哈伊教社区的情况	218 - 257	33
L. 1992年4月5日事件	258 - 259	38
M. 禁止毒品贩运的斗争	260	38
N. 离开和返回自己国家的权利	261 - 263	39
O. 儿童情况	264 - 267	39
P. 难民情况	268 - 272	40
Q. 化学武器袭击的受害者	273 - 274	40
三、考虑和意见	275 - 317	41
A. 一般性考虑	275 - 280	41
B. 生命权利	281 - 286	42
C.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287 - 291	43
D. 适当法律程序的保障	292 - 294	43
E. 安全权利	295	44
F. 言论、见解和新闻自由	296 - 300	44
G. 结社权利	301 - 302	45
H. 中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的活动	303 - 307	45
I. 宗教自由和巴哈伊教徒的情况	308 - 311	46
J. 妇女状况	312 - 313	47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K. 宽大措施	314	48
L. 难民问题	315 - 317	48
四、结 论	318 - 324	48
五、建 议	325 - 329	49

附 件

一、特别代表在1992年9月25日的备忘录中 提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犯人名单	50
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一临时政府原副总理兼发言人 Amir Entezam先生给委员会特别代表的信	56

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根据1992年3月4日第1992/67号决议,决定将委员会1984年3月14日第1984/54号决议所载述的特别代表任期延长一年,请特别代表向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情况提出临时报告,并向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提出最后报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1992年7月20日第1992/239号决议中核可了该项决定。

2. 特别代表根据人权委员会第1992/67号决议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2/239号决定,现递交其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情况的最后报告。虽然阅读本报告显然必须参看特别代表自1986年以来递交的历次报告,但是本报告涉及的是1992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情况。

3. 如同往年一样,本报告主要收录了与政府官员的书面通讯和非政府组织及个人对侵犯人权行为的指称。

4. 本报告的结构与以往的报告相类似,因此分为五部分: 导言; 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与特别代表之间的函件往来; 二、特别代表收到的资料; 三、考虑及意见; 及 四、结论。有两个附件。

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与特别代表之间的函件往来

5. 自从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以来,特别代表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转交了他认为急需伊朗政府关注的据称侵犯人权行为的几宗案件。

6. 1992年4月16日,特别代表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发出了下列信函:

“……根据我掌握的资料,Bahman Samandari先生,德黑兰巴哈伊教社区的成员,于1992年3月17日被捕。据报道由于伊朗新年公假期的延长,他的家属没有获准去监狱看望他。当假期接近尾声,他妻子在1992年4月5日重新提出看望要求,官方递给她一份她丈夫写于1992年3月18日的遗书,上面含糊地注明她丈夫已被处决;他的处决与1987年上次拘留期间对他提出的指控有关,当时曾指控他皈依巴哈伊教。据称没有给她死亡证明,没有提供关于指控或判决的正式材料,而她提出的由家属来收尸安葬的要求据称也遭到了拒绝。

“鉴于我得到贵国政府的一再保证,即所有巴哈伊教徒享有与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其他公民相同的权利且不会因其信仰而受到迫害，如上述报告得到调查且向我提供关于此案的充分材料，我将不胜感激。如蒙你向主管当局说情以使Bahman Samandari先生的家属得到所需的关于其亲属命运的情况及其遗体的话，我将更为不胜感激。”

7. 1992年6月10日，特别代表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发出了以下信函：

“……我想提请你注意，我已收到了关于下列情况的报告：最近在马什哈德、阿拉克、查哈尔-马哈勒、哈马丹、霍拉马巴德、设拉子、舒什塔和德黑兰发生政治游行示威与骚乱以后，有数百人被捕。

“根据收到的资料，1992年4月中旬设拉子开始发生骚乱，据报道其后在5月底在阿拉克也爆发了游行示威。1992年5月30日在马什哈德最近发生的事件中，据称巴斯达兰的卫队和其他保安部队的成员滥用武力并朝游行示威者胡乱扫射。据说司法机构已向骚乱波及的城市派去了德黑兰伊斯兰革命法庭的一些法官，人们引用司法机构领导人阿亚图拉·穆罕默德·亚兹迪的话说‘……要迅速果断地将骚乱者绳之以法’。根据我掌握的资料，《消息报》（日报）1992年6月1日报道说，将对事件的煽动者和武装闹事者处以死刑。

“如蒙你能在我们合作的范围内向我通报所报道的事件、保安部队的行为、对被捕者提出的指控、他们的关押地点以及关于他们受审和可能执行的任何处决的一切有关详情，我将十分感谢。在这方面，我愿回顾我在给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的报告(E/CN.4/1991/35)所提出的特别是关于死刑的适用、正当法律程序规则与司法方面的立法改革和行政改革等建议以及我在给委员会上次报告(E/CN.4/1992/34,第404-471段)对建议所作的评论。

“如蒙你将我的呼吁转达给贵国政府以确保被关押者能充分获益于一切国际公认的诉讼程序上的保护措施，特别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所规定的保护措施，例如正当法律程序规则，包括逮捕后立即通知指控内容、公开审理、定期会见本人选择的辩护律师和有权上诉以及防止罪行调查和监禁期间的虐待和酷刑，我也将不胜感激。”

8. 1992年7月24日，特别代表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发出以下信函：

“我谨提及人权委员会第1992/67号决议，据此决议，委员会第1984/54号

决议所载述的我作为特别代表的任期再延长一年。如你所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1992年7月20日核可了委员会第1992/67号决议;为便于参考,我附上该决议的副本。

“在同意再担任一年委员会的特别代表的同时,我想强调我要继续最公正和最客观地履行我的职责。本着这一目的,我必须进一步加强过去两年与贵国主管促进和保护人权问题的部门所建立的直接联系,并且收集我受权编写的报告所需要的一切资料。因此,我想在1992年10月10日至11月10日期间对贵国政府方便的任何日期再次访问贵国,访问最长时间为10个工作日。

“如蒙你将我的请求转告贵国政府并尽快将贵国政府的答复通过人权事务中心通知我以便我能对向大会和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义务工作作出必要的规划,我将不胜感激。”

9. 特别代表在1992年9月4日至9日来日内瓦开始起草给大会的临时报告期间,于1992年9月7日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发出以下电传:

“……正如我及时打电话所通知你的,我自9月4日星期五一直在日内瓦并将在此逗留至1992年9月9日星期三。

“如你希望同我讨论任何有关我给大会的下次报告的问题或者如我1992年7月24日信中所述的在不久的将来拟议访问贵国的问题,我随时都乐意讨论。”

10. 1992年9月7日,特别代表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发出以下电传:

“我荣幸地给你写信,提请你注意我已收到了关于两名伊朗巴哈伊教徒案件的材料,他们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可能正面临着即刻处决。

“向我报告的案件如下: Bihnam Mithaqi先生和Kayven Khalajabadi先生,是两名伊朗巴哈伊教徒,三年前被捕,目前正关押在卡兰季Gohardasht监狱,最近他们被传唤到监狱当局,后者口头通知他们由于他们信奉巴哈伊教,伊斯兰革命法庭已作出判决,判处他们死刑。

“据报道,对上述两人作出死刑判决的审判未经辩护律师协助。据说被告聘请了两名穆斯林律师,但他们刚开始工作,就发现很难继续下去,于是便辞去了辩护工作。

“在我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三次访问中,我在德黑兰的Evin监狱遇到这些人。

“在贵国政府为我的职权提供的合作范围内,如蒙你能立即说情确保这

些人能够得益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特别是盟约第6条、第15条所规定的一切诉讼程序上的保护措施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4年5月25日第1984/50号决议所载述的确保面临死刑者权利的第4至第8项保护措施，我将不胜感激。如蒙贵国政府向我通报这些人的目前情况、对其提出的确切指控和他们审判与判决的一切有关详情，我也将表示感谢。

“如果Mithaqi先生和Khalajabadi先生确实被判处死刑而且已寻求一切法律补救办法而无结果，我可否吁请贵国政府考虑对上述人员给予宽恕。”

11. 1992年9月25日，特别代表沿袭以往做法，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转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载有自他上次延长任期以来他所收到的侵犯人权的指称。

12. 1992年11月24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答复如下：

“关于1992年9月25日你的来信，有一些指称提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注意，我谨就此信陈述如下：

“你会同意，准备答复和评论1992年9月25日来信所附的备忘录中提出的问题需要与政府各个机构和部门进行函件联系，因而需要超过四周时间。然而为了继续保持我们之间的合作，我谨附上一份对你问题的答复与对你陈述的评论的汇编。对其余问题将在更合适的时间作出答复。

“如蒙把这些答复和评论收入你在第三委员会的介绍性说明中并且写入你给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的最后报告中，将不胜感激。”

13. 1992年12月23日，特别代表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发出以下信函：

“随信寄去一份备忘录，其中载有自1992年9月以来所收到的各方人士提请我注意的有关侵犯人权的主要指称。

“如果能够在1993年1月15日之前得到贵国政府详加说明的答复以及贵国政府可能希望就此发表的任何评论或意见，我将表示感谢。

“另一方面，我想重提我在1992年7月24日信中向你送达的再次访问贵国的请求。在这方面，我想再次提及大会通过的关于第三委员会报告的第47/146号决议。”

14. 1993年1月5日，特别代表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转交了一封信，通知后者他打算1993年1月18日至22日前往日内瓦编写他要向人权委员会下届会议递交的报告，并且愿意讨论有关其任务的任何问题。

15. 1993年1月20日,特别代表会见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Sirous Nasserri大使。Nasserri大使说,特别代表最近给人权委员会的报告(E/CN.4/1992/34)没有促进伊朗政府为改善本国人权状况所作的努力。他说,伊朗政府已注意到,与特别代表往年递交的报告相比,该报告改变了语调和立场。他补充说,特别代表继续坚持认为据称的死刑判决过多,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在其他许多国家,包括那些批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的国家都存在死刑,或者是没有考虑到由于从邻国经伊朗向西欧贩卖毒品使伊朗面临的严重状况。他还说,特别代表认为刑事诉讼中缺乏被告律师的协助可能是因为只是在特别代表最近一次访问伊朗期间最近才开始实施关于法律协助强制性的新法。他说,伊朗新闻界认为:企图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施加压力的大国正在把人权问题用来作为另一种政治工具。

16. 特别代表否认他的报告受到了任何政治性考虑的影响。他指出往年他明确了他视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人权领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司法行政方面的缺点;在司法诉讼中不遵守正当法律程序规则最终造成死刑判决;不尊重被拘留者获悉遭拘留理由的权利、继续得到被告律师协助的权利、传唤证人并提出对己有利证据的权利和实行补救及提出上诉的权利;滥用死刑;政治犯过多;残忍处罚或虐待的案件;不尊重属于少数人的伊朗公民的权利;以及在享有结社自由、迁徙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等方面的问题。他在最近的报告中,试图确定在这些方面是否取得了进展;尽管得到官员的一再保证,但他没有看到此种进展的任何证据。最近发生的事件,例如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驱逐出伊朗,证实了他的结论,即在考虑他的建议方面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17. 常驻代表宣布,1993年1月28日特别代表会收到对他在1992年9月25日和12月23日的备忘录中转呈的指称的详细答复。他补充说,有必要讨论特别代表所说的尤其是死刑判决过多或政治犯过多的意思。他认为,在伊朗人权状况的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另外一些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他又说,重要的是正朝着特定方向取得进展,但是特别代表不应期待一夜之间发生变化,因为这一进程应该以几年来衡量。关于中止红十字委员会在伊朗的活动,他说那是因为红十字委员会的代表不遵守他们应遵守的规则,特别是遵守严格秘密的规则。伊朗政府希望同特别代表重新建立联系以便共同确定本国人权状况中可进一步加以改善的方面。其中,他提到了照顾和保护恐怖主义行动的受害者,这是特别代表在下次报告中必须讨论的问题。他希望,人权委员会的委员们将本着公开、客观和富有建设性的精神来审议特别代表的报告,因为审议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伊朗的人权状况而不是为了作出一种可被正在试图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施加压力的大国所利用的判决。

18. 特别代表最后说，他并不指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会突然变成人权典范国家；但他确实期待在具体领域会取得显著进步，这将使伊朗能够达到各国际公约、宣言和决议所确立的最低人权标准，有利于伊朗国家和该国公民。

二、特别代表收到的资料

19. 以下各段载有特别代表收到的关于侵犯人权的指称，这些指称已经通过1992年9月25日和12月23日的备忘录转交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从伊朗政府收到的关于指称的事件和案件的答复也列入了本节。

A. 生命权

20. 在1992年期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被处决人数仍然特别多。虽然伊朗新闻界显然已不再公布所有的处决案件，但是仅在1992年1月1日至7月31日期间就报道了224起处决案件。

21. 据说，报道的大多数处决与毒品犯罪有关，并主要以绞刑的形式执行。据报道，导致处决的刑事指控如下：69人贩运毒品；66人由于政治原因；7人武装抢劫、犯下了强盗行径以及“宣扬人间腐朽思想”；6人制造恐怖、使用武力破坏公共安全、毁坏公共财产和纵火焚烧政府大楼；3人杀人、贩运毒品、武装抢劫和非法进入伊朗；1人由于宗教原因；1人制造恐怖和焚烧书籍，包括《可兰经》；1人刺伤、恐吓和袭击他人以及走私麻醉品。没有报道处决另外70人的理由。

22. 在1992年11月24日的信件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向特别代表提出了下列答复：

“首先，无人因政治活动被判处死刑。其次，法庭的裁决明确写明了对所有罪犯的判决。”

23. 自1992年1月1日以来，处以死刑的具体案件报道如下。

24. 据报道在1992年1月的第一周，有三人据称因政治原因在伊拉姆监狱被处决。其姓名如下：Yadollah Khosravi先生、Jabbar Rajabi先生和Sirous Pour-Noyouz先生。

25. 在1992年11月24日的同一信件中，常驻代表陈述道：“根据所进行的调查，在伊拉姆省没有处决任何政治犯。Yadollah Khosravi、Jabbar Rajabi和Sirous Pour-Noyouz以前未犯有政治罪。Jabbar Rajabi在维持纪律部队管理下服

役,在执行公务时因不服从命令和与人民对抗被监禁三个月。只有在他一人案件中,后一种罪名才与上述罪名几乎相符。”

26. 另据报道,在1992年1月第一周内,另有15人在德黑兰省Gohardasht监狱据称因政治原因被处决。

27. 关于上段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1992年11月24日的信中说,1992年在Gohardasht没有人因政治原因遭处决。

28. 根据法新社1992年1月7日的一条电讯,1992年1月5日,有七人因被认定犯有宣扬人间腐朽思想、强盗行径和武装抢劫等罪行在东阿塞拜疆的马拉盖被处以绞刑。

29. 1992年11月24日,政府答复如下:

“1992年,有四人在两个不同的场合被判处死刑,在第一宗案件中,在犯罪时开枪打死了一位母亲及其幼儿,因此根据神圣的伊斯兰惩罚法法典,他被判处死刑。在另一案件中,罪犯因偷盗、武装抢劫和谋杀一卡车司机被判处死刑。必须注意到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是蓄意谋杀、在实施谋杀时罪犯已成年和头脑清醒并且谋杀是在自然条件下发生的,就不可能作出死刑判决。”

30. 据报道除了上述处决之外,在一月份被处决的其他人姓名如下: Hamid Salehpour先生,35岁,在阿瓦士遭处决;Kioumarz Nadjafi先生,24岁,在Masdjed Soleiman遭处决;Hassan Asgari先生,在克尔曼沙阿被处决;Djahangir Chams Sarraf先生、Rahim Derikvand先生、Sadeg Biralvand先生、Soleimani先生和 Effat Ghanizadehf夫人在Qazvin、Kermanshah、Gohardasht和Evin监狱遭处决。

31. 伊朗政府在1992年11月24日的答复中陈述如下:

“Hamid Salehpour目前在阿瓦士监狱。他是伊拉克特务,三年前在一边境村庄被捕,被捕时拥有大量机密文件。他被判定有罪并被判处15年监禁。关于Keyoumars Najaf-Abadi,没有找到任何档案。Hassan Asgari-Moghadam系一众所熟知的恐怖主义小组成员,企图在克尔曼沙阿市放置炸弹,在炸弹爆炸前被捕。他被判处10年监禁。Jahangir Shams Saraj-Zadeh是一个武装抢劫犯,目前正在Ghazvin市服十年期徒刑。关于Rahim Derikvand, Sadeg Biralvand等人,由于姓名资料不完整,没有得到任何档案。Effat Ghanizadehf夫人已被释放出狱。因此,这些人谁都没有被处决,人人都活着。”

32. 根据法新社1992年2月20日的一条电讯,1992年2月19日,有6人在被认定犯

有与“国际贩毒团伙”勾结罪之后在洛雷斯坦省的Bouroudjerd被绞死。

33. 特别代表收到了1992年3月18日处决Bahman Samandari先生的报告。Bahman Samandari先生是德黑兰巴哈教的成员,1992年3月17日被捕。据报道由于伊朗新年公假期的延长,他的家属没有获准去监狱看望他。当假期结束后他妻子在1992年4月5日重新提出看望要求时,却递给她一份她丈夫写于1992年3月18日的遗书,上面含糊地注明她丈夫已被处决,他的处决与1987年上次拘留期间对他提出的指控有关,当时曾指控他皈依巴哈教派。据称没有给她死亡证明,没有提供关于指控或判决的正式材料,而她提出的由家属来收尸安葬的要求据称也遭到了拒绝。

34. Bahman Samandari先生和其他四名巴哈派教徒1987年10月21日曾经被捕过并且因为属于巴哈教派成员而受到指控。1987年12月18日在向当局交了保释金和Bahman Samandari家的房地契以后,他们才获释。此后他必须定期向革命卫队总部报到。特别代表必须指出,在逮捕和处决Samandari先生之前没有采取合法的法庭诉讼程序。

3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在1992年11月24日的信件中就上述案件答复如下:

“Bahman Samandari先生一直是一名间谍,多次拉拢个人参与其收集情报活动。他腐化堕落,经常与已婚妇女通奸。他几年前曾因间谍罪被捕,但由于他对以前行为表示了后悔且所犯罪行较轻,不久就被释放出狱。虽然他生下来就是巴哈派教徒,但是对他的指控与其宗教信仰无关而且作出的判决是经过合法诉讼程序的并获得了高级法院的核准。”

36. 1992年4月27日,有一人因贩毒罪在克尔曼沙阿Dizelabad监狱被处以绞刑。另有20人据称因政治原因也被处以绞刑。其财产被当局充公。在这些据称因政治原因被处决的人中,有一位是Mohammad Darabi先生。

37. 1992年11月24日的答复声称:

“在1992年头三个月中,在克尔曼沙阿市只有一人因携带二百多公斤海洛因和鸦片而被处决。他在克尔曼沙阿以销售麻醉品为职业,腐蚀了许多无辜少年。在克尔曼沙阿没有发生政治处决案,Mohammad Darabi先生在供认他接受了Mojahedin组织要他在克尔曼沙阿市几个地方放置炸弹的任务之后,目前正被关在监狱中。”

38. 1992年4月下半月,据称有45人在德黑兰遭处决。其尸体被运往德黑兰南部的Mesgarabad墓地。被处决者中有五人的姓名如下:Lohaj Ali Ahmadi先生、Hamid Naderi先生、Mohammad Salami先生、Sarmadi先生和Beshar Shabibi先生,他们是被一个伊拉克反对派组织--所谓的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交给伊朗当局的。没

有正式说明他们遭处决的原因。

39. 除了上述处决案件之外,据报道4月份在Beresht-e-zahra另有28人据称因政治原因遭处决。

4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在1992年11月24日的答复中陈述道:

“4月份在德黑兰没有发生政治处决案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各个机构都不承认有所列出的指称的人名。Mojahedin组织支持萨达姆·侯赛因镇压伊拉克人民起义,它声称,其士兵在冲突中为伊拉克库尔德人组织(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团结阵线)所捕获并被交给了伊朗。然而必须提到,积极参与野蛮屠杀和抢劫伊拉克库尔德人的上述Mojahedin组织,在与反萨达姆部队的交战中有几十名成员被打死,因此,所列出的人可能属于这类人。”

41. 1992年5月26日,伊朗报纸《伊斯兰时报》报道说有15人在被认定犯有宣扬人间腐朽思想与销售麻醉品罪之后于1992年5月25日在德黑兰被处以绞刑。

42. 根据路透社1992年6月10日的一条电讯,德黑兰电台1992年6月11日宣布在霍拉桑省圣城马什哈德处决了四人。其姓名如下:Javad Ganjkhanelou先生、Golamhossein Pourshirzad先生、Ali Sadeqi先生和Hamid Javid先生。他们都因为与马什哈德的骚乱有牵连而于1992年5月30日在该市被捕。他们被判定犯有各种罪行,包括制造恐怖、使用武力破坏公共安全、毁坏公共财产及放火焚烧政府大楼。据报道,因为Ali Sadeqi先生领导袭击了一座伊斯兰宣传组织的大楼,焚烧了楼内藏有《可兰经》的图书馆,所以他还被指控犯有焚烧书籍包括《可兰经》的罪名。另有五人因为与该市的骚乱有牵连被马什哈德伊斯兰革命法庭判处死刑。

43. 关于这些指称,伊朗政府在1992年11月24日的答复中报告了以下情况:

“Djavad Ganjkhanelou、Gholamhossein Pourshirzad、Ali Sadeghi和Hamid Javid是流氓,曾屡次因偷窃、斗殴和其他违法行为被判罪而遭监禁,他们是在马什哈德由一群流氓引发的骚乱中被捕的。由于这四人供认杀害了马什哈德的两名无辜居民,并且抢劫和殴打了维护自己权利的几个小商人,因此应检察官的要求,他们被判处死刑。在为期大约一个月的法庭诉讼过程中,霍拉桑省司法当局作出了死刑判决。但由于公众要求立即惩处他们,最高司法委员会派了一个特别代表团前往霍拉桑省监督法庭诉讼,因此处决他们的判决得到了最高当局的批准并相应地付诸执行”。

44. 1992年6月11日,伊斯兰共和国官方通讯社宣布,因参与该市5月份的骚乱,设拉子伊斯兰革命法庭判处四人绞刑、另外五人死刑。被处决者中有一人名叫

Masoud Gholami。根据路透社1992年6月11日的一条电讯,设拉子伊斯兰革命法庭检察官Mohammad Karami说Masoud Gholami有犯罪前科,包括伤人罪和走私麻醉品罪,而且在骚乱当天恐吓和殴打公众。

45. 1992年6月18日,伊朗报纸《世界报》报道说,有七人在被认定犯有持有和销售500公斤海洛因罪行之后在法尔斯省设拉子被绞死。

46. 1992年7月15日,伊朗报纸《世界报》报道有13人包括4名阿富汗人在比尔詹德被绞死。其中十人因买卖毒品罪被处决。另外三人皆为阿富汗人,被判定犯有非法进入伊朗、武装抢劫、贩卖毒品和谋杀伊朗士兵等罪行。

47. 1992年7月27日,有15人在哈马丹因贩卖毒品罪遭处决。被处决者中有Jafar Mo'ezzani先生、Rastegar先生和Hassan Baqalian先生。

48. 1992年7月28日,伊朗报纸《伊斯兰时报》报道说,据称生产和销售两吨海洛因的一个贩毒集团,其15名成员在德黑兰被绞死。

49. 1992年7月30日,在哈马丹市监狱有16人被绞死。没有说明他们遭处决的理由。据报道,这些人是在进行了不符合最低国际公认标准的即决审讯后遭处决的。在伊斯兰革命法庭进行的审判是在监狱内秘密进行的,被告无法见到法律顾问,也没有上诉权。

50. 据报道,Yahya Kafshdar先生是一位因贩酒罪而被捕的年轻人,在Ardebil“维护良好风俗组织”的院内拘留期间死于酷刑。他的尸体被交给父亲,据称他父亲被迫在一份写有他儿子死于酒精中毒的文件上签字。

51. 据报道,在很多情况下监狱当局不把被处决者的尸体交给其亲属。Seyfollah的儿子Morteza Yazdi先生就是这样,他出生于1965年,1989年尽管他还在服为期八年的监禁,但在Evin监狱被处决了。据称当局只是向他父母亲发了一封信,要求他们在往来帐户上存入510里亚尔,并通知了他们其儿子的墓号。

52. 关于在生命权下提出的指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在1992年11月24日的信件中陈述如下:

“……有必要注意到下列事实,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贩卖麻醉品问题是作出大多数死刑判决所依据的主要罪行。必须重申,各法庭作出的判决要得到执行,必须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必须在被告提出要求后提出上诉过程,必须在最高法院司法当局批准判决后允许罪犯行使请愿权和要求赦免。

“在这方面,我提请特别代表注意下列意见: 贩毒问题是一种极其破坏性的威胁,给我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为了保障我国人民的生

命,我们发起了一场全面禁止非法贩卖毒品的运动,我们为此花费很大部分的国家资金。

“由于这一运动的开展,许多贩毒团伙被破坏,贩毒罪犯被审判。如果人们考虑到这一情况的严重性,就会自然得出结论:同这些毒品走私犯达成任何妥协不仅会危害伊朗,而且也会危害毒品流向的任何国家。因此,为防止这些严重罪行,必须充分依照法律追究贩毒者的行为责任。对贩毒者起诉一事不应被认为是侵犯个人权利,而应被认为是保证所有人享有免受国际贩毒团伙危害的基本权利。”

53. 其他有关生命权的案件或事件报道如下。

54. 1992年5月30日在霍拉桑省马什哈德的游行示威事件中,巴斯达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其他保安部队的成员滥用武力并朝游行示威者胡乱扫射。在Bokan的游行示威和骚乱中,据报道保安部队打死了8人,另外打伤了20人。

55. 伊朗政府在1992年11月14日的同一信件中陈述如下:

“被取缔的库尔德民族党的一些成员混入我国后,企图在Bokan, 市制造叛乱。虽然他们不足20人,但却遇到了普通民众和维持纪律部队,有2人被打死,6人受伤。在这次袭击中,还有四名库尔德民族党成员被打死,两人被捕。由于山区地形,其余人逃走了。不久,大批当地人通过举行各种大范围的游行示威表示其对上述政党的厌恶。这一被取缔政党的目标是分裂国家和在伊朗西部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政府。为此目的,他们通过强迫人民屈服、挟持人民并抢掠其钱财等方式在人民中间制造恐慌和威胁。他们居住在伊拉克北部,直至两年前同伊拉克政权有着密切关系。”

56. 据报道,26岁的Hatan Djahanguiri Zadeh先生因被指控同情所谓的民主党,被大不里士伊斯兰革命法庭判处死刑。他断然否认支持任何政治运动。据称对他进行了秘密审判并且据说他无法请到法律顾问。

57. 伊朗政府在1992年11月24日的信件中陈述道,“根据所进行的调查,对Hatan Jahangiri-Zadeh没有引用以前的案卷。1992年大不里士没有政治犯被判处死刑”。

58. 1992年8月初, 伊朗诗人、电影演员与编剧家 Fereidoun Farokhzak-Araghi先生在德国波恩家中据称被伊朗政府的特务刺死。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他曾遭监禁,后被释放,最后逃出了伊朗。大约四年前,他开始为“伊朗自由旗帜组织之声”电台制作每周一小时的电台节目。他向该组织报告说,Javak Ghodssi博士曾就其反政府活动提出警告。Ali Gholami先生据称是秘密警察特务,

和Morteza Rahmani-Movahhed先生,据说也曾威胁说如他不与政府合作就杀死他。Farokhzad-Araghi先生参加了电影《维也纳,我之爱》的拍摄,而这部电影被伊朗的某些当局认为是反伊斯兰的。

59. 1992年11月11日,特别代表向德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发出信件,要求德国政府提供它可能提供的任何有关上述罪行的调查资料。

60. 1993年1月5日,德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向特别代表发出信件,陈述如下:“在Fereidoun Farokhzad-Araghi的案件中,调查没有提供任何有关伊朗官员参与暗杀的证据。”

6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在其1992年11月24日的答复中陈述如下:

“根据德国警方的调查,谋杀Feridoun Farokhzad的凶手是个同性恋者,他是出于与性有关的目的而不是政治目的。虽然上述情况还未得到证实,而且调查还在继续进行,但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波恩大使馆已宣布愿意与德国司法和警察当局进行合作。与此同时,它还要求采取紧急措施查明刺杀Farokhzad凶手的身份。杀害Farokhzad的人无疑是反伊朗政权者。Farokhzad在加拿大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谴责过 Mojahedin同萨达姆合作,当时参加会议的一些伊朗人同他一样视 Mojahedin为萨达姆的雇佣军和特务”。

62. 关于1990年4月24日在瑞士科佩发生的暗杀Kazem Rajavi先生事件,据报道沃州调查官通过国际刑警德黑兰分局向伊朗警方发出的请求迄今只得到部分答复。根据1992年2月22-23日一期《信使报》报道,调查证实有13人参与此事,其中有伊朗公民33岁的Yadollah Samadi先生和另一位伊朗公民,34岁的Mohammad Said先生。

6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1992年11月24日的信中提到Rajavi案件如下:

“关于kazem Rajavi恐怖事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伯尔尼大使馆已要求瑞士司法当局提供有关嫌疑犯的进一步资料,并为所要进行的合作开辟适当渠道。在外交部长和副部长同瑞士当局的几次会见中也一再提出了这一要求。瑞士外交部官员答应提供这方面的合作,但直至今刻他们尚未提供任何协助。”

64. 关于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前最后一任总理夏布尔·巴赫蒂尔先生及其秘书Katibeh Fallouch先生事件,据报道1992年5月26日瑞士当局向法国引渡了一个25岁的伊朗公民Zeyal Sarhadi先生。Sarhadi先生被指控参与了犯罪的准备工作并帮

助凶手逃往瑞士。其他被指控犯有同谋罪的人有:Massoud Hendi先生.伊朗设于巴黎电台和电视台前任台长,1991年9月21日受到指控;Fereshteh Djahanbari夫人,据称与伊朗情报部门有联系,1991年9月28日受到指控;Ali Rad Vakili先生,1991年8月27日在法国遭监禁。根据法国新闻报道,Massoud Hendi先生暗示伊朗内政部卷入了刺杀这两人的阴谋。Hendi先生据说帮助了三个据称的凶手,向其中两人提供了进入法国的假签证和土耳其假护照,以便利他们逃跑。

65. 另据报道,调查官Jean-Louis Bruguiere先生发出了逮捕令,缉捕涉嫌直接参与暗杀的Mohammad Azadi先生和Farydoum Boyer-Ahmadi先生以及犯有同谋罪的伊朗电信部顾问Hossein Sheikhattar先生。据称卷入此案的另一人伊朗航空公司驻奥利机场的机场安全头目Amirola Teimoori先生,据说于1991年11月1日获释。

6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在1992年11月24日的答复中提到Bakhtiar案如下:

“关于Shapur Bakhtiar恐怖事件,还在继续调查。伊朗政府已多次同法国警察和司法当局合作。法国群众提出的要求和反对党为破坏法伊双边关系所散发的报告都未得到警察和司法当局的赞同。”

67. 在向大会递交临时报告之后,特别代表在1992年12月23日的信件中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转呈了下列有关生命权的指称。

68. 1992年4月24日,Abbas Narou'i先生在克尔曼省的Sirjan被当众绞死。没有说明处决他的原因。

69. 1992年6月23日,Mostafa Ortegli先生在中央省的库姆被绞死。没有说明处决他的理由。

70. 据报道,库尔德反对派组织Komala的两名成员Rahman和Towfiq Aliasi分别于1992年6月和8月在Sanandaj监狱被处决。在这两宗案件中,监狱当局只是将他们的衣服交给其亲属并通知后者他们已被处决。1992年8月在Sanandaj当地电视节目中播放了据说以虐待或酷刑逼取的并录制成电视的Towfiq Aliasi的口供。

71. 1992年9月9日,伊朗报纸《和平报》报道,Faramarz Souri先生在被鞭打了99下之后在克尔曼沙阿省的克尔曼沙阿被当众处死。没有说明处死他的原因。

72. 1992年9月8日,有两人因政治原因在巴内被当众绞死。其姓名如下:Saleh Amin Pour先生,35岁;Hassan Saidi先生,26岁。

73. 1992年9月8日,伊朗空军的一名成员Sadeghe Rabani上校据说因政治原因在伊斯法罕被枪毙。

74. 1992年9月9日,一个名叫Babak的年轻人在被认定犯有谋杀Bassij抵抗力量成员Rashide Aghai先生罪之后在德黑兰被当众绞死。

75. 根据法新社1992年10月10日的一条电讯,1992年9月26日在德黑兰有19人因买卖毒品而被绞死。

76. 1992年9月27日,有九人因为售销毒品被克尔曼沙阿伊斯兰革命法庭判处死刑之后,在克尔曼沙阿省的克尔曼沙阿遭处决。

77. 1992年9月29日,有九人在德黑兰遭处决。没有说明处决他们的理由。

78. 根据1992年9月28日的伊朗报纸《世界报》报道,有两个姓名不详者于1992年9月在德黑兰被处决。没有说明处决他们的原因。

79. 1992年10月18日,两个姓名不详者在哈马丹省的哈马丹被当众绞死。没有宣布处决他们的原因。

80. 根据法新社1992年10月19日的一条电讯,1992年10月18日在认定其犯有持有和销售麻醉品罪之后,在德黑兰绞死了17人,另有三人在克尔曼沙阿被绞死。

81. 1992年10月21日,伊朗报纸《Ressalat》报道说一个名叫Hamid的医科学生,25岁,在德黑兰被处决。没有说明处决他的理由。

82. 1992年10月22日,《Ressalat》报道说Abdolbaqi Imambai先生在德黑兰被处决。没有宣布处决他的原因。

83. 1992年10月26日,《世界报》报道说Alireza Narou'i先生在法尔斯省的没拉子被处决。没有宣布处决他的理由。

84. 1992年11月1日,一个名叫Fatima Bani的妇女在伊斯法罕被用石块砸死, Javad Rahimzadeh先生在霍拉桑省的马什哈德被当众绞死。没有说明处决他们的原因。

85. 1992年11月4日,《Ressalat》报道Ardehsir Kyanpour先生在赛姆南省的Mehdishahr被绞死。没有宣布处决他的原因。

86. 1992年11月8日,《世界报》报道说Mohammad Hassan Rezaii先生在德黑兰被处决。没有说明处决他的理由。

87. 据报道,这些人是在经过不符合最低国际公认标准的即决和不公正审判被处决的。审判是在监狱中秘密进行的,被告无法聘请律师,没有传唤为自己辩护的证人的权利和上诉权。

88. 另据报道,大多数这些处决是当众和成批地执行的。有些受害者被用石头砸死、绞死、枪毙或者在鞭打之后被处决。

89. 根据伊朗报纸《世界报》、《Ressalat》、和《和平报》的报道,德黑兰伊斯兰革命法庭已判处下列人员死刑: Ebrahim Haqshenas先生、Ahmad Rajabi Analohch先生、Shahnaz Azadi先生和 Hassan Moqadassi Some'eh Olia先生。

Gholam Reza先生被法尔斯省的阿巴代伊斯兰革命法庭判处死刑。

90. 有人就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继续赞成威胁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的生命向特别代表表示了关注。1992年11月2日,司法机构领导人阿亚拉图·亚兹迪说,“不能纯粹在政治和外交的框架内来分析和考虑穆斯林领袖、全民族的伊玛目作为所有穆斯林并对任何穆斯林都负有义不容辞宗教责任的宗教领袖而宣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法特瓦’(宗教判决)和法令”。1992年11月10日,最高法院院长 Ayatollah Morteza Moqtadaei说,“执行对叛教者拉什迪的法令是所有穆斯林的义务,无论他们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法特瓦’是得到40个穆斯林国家赞成的不可更改的伊斯兰法令。任何当局,无论是在伊朗国内还是国外,都不能改变这一伊斯兰法令”。

91. 另据报道,1992年11月2日,曾在1990年拨出二百万美元悬赏处死拉什迪的第十五霍达德基金会主席Ayatollah Hassan Sane'i说,赏金已大有提高。他指出,‘法特瓦’得到执行后,赏金会立即付给执行者。他补充说,“如果拉什迪的亲属执行了这一判决,该基金会提供的赏金会大大增加。”

92. 1992年11月6日,特别代表请求日本政府向他提供所能提供的有关暗杀Hitoshi Igarashi教授的任何调查资料。Igarashi教授将萨尔曼·拉什迪题为《撒旦诗篇》的小说译成了日文,1991年7月12日在茨木市的筑波大学被人杀害。

93. 1993年1月8日,日本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报告了下列情况:

“日本常驻代表团根据本国政府的指示谨通知你,自从1991年7月12日8时左右在筑波大学的房舍发现Hitoshi Igarashi先生死亡以来,一贯大力调查这一案件:但是对凶手的身份或其他有关情况的调查迄今所取得的结果微乎其微”。

94. 1992年11月11日,特别代表要求德国政府向他提供有关在柏林暗杀四名“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Qassemlov派”主要成员的任何调查资料。1992年9月17日,该党总书记Sadiq Charafkandi先生、该党在欧洲的代表Fattah Abdul先生、Mulayun Ardalan先生和Nuri Dehkurdi先生据说在柏林参加社会党国际召开的会议时遭到暗杀。

95. 1993年1月5日,德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报告了下列情况。“就暗杀‘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四名主要成员事件而言,柏林地区检察官还正在进行调查”。

96. 特别代表在1992年11月11日还请德国政府向他提供它所能提供的有关Ras-soul Sadeghian Raddani先生1992年3月在埃森死亡的任何资料。特别代表收到的资料说,此人在埃森Ronal诊所住院,治疗两伊战争期间化学武器造成的重伤,当他

在医院前面散步时，据称遭到了“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成员的袭击并被刀子捅伤。

97. 1993年1月5日，德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报告了下列情况：

“关于Raddani先生据称在埃森遭到‘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成员的暗杀案件，警察主管当局不能证实这一指称。地区检察官要求进行的验尸检查得出结论，Raddani先生死于两伊战争期间化学武器造成的重伤，为此他在埃森住院接受治疗。验尸检查后排除了造成Raddani先生死亡的其他外部影响”。

B. 被迫或非自愿失踪

98. 特别代表希望指出，人权委员会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已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总共转交了500起失踪者案件，其中一起据报道是在1992年发生的。迄今，只有一宗案件通过非政府来源的资料得到了澄清。

99.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在1992年11月24日的同一信件中陈述如下：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进行了密切合作并对所有指称作了回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所提出的指称毫无根据。因此，它要求工作组提供有关这些调查结果的更为确切的资料及对各个案件的完整说明以便进行这方面的调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愿意同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进行充分合作”。

100. 在向大会递交临时报告之后，特别代表在1992年12月23日的信件中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转交了下列指称。

101. 据报道，Bahman Qahramani先生因政治罪在Yasooj市被关押之后，于1988年失踪。此人的命运依然无人知晓。尽管其亲属多次询问，但是看来伊朗政府没有进行调查。

C. 免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权利

102. 据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38条所载禁止为逼取口供或获得情报而施用各种酷刑；这一条仍然受到轻视。

103. 政府在1992年11月24日的信中回答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采取断然措施以防止司法人员的任意行为，并且否认上述根本不负责任的指控”。

104. 据报,常见的体罚包括长时间歪吊,用烟头烫,最常见的是用电线或其他器具反复毒打背部与脚底。拷打一次可长达几小时,由卫兵轮流鞭打。据报道,有时还把毯子或衣服塞入受害者的嘴里阻止他或她喊叫,使人难以正常呼吸。用刑时通常是把受害者的眼睛蒙住并把他们绑在一种床凳上或者让卫兵骑在他们背上。有些囚犯被拷打后不能行走,只好爬回牢房。有人遭拷打几年之后脚上仍有伤痕。囚犯们描述了因为遭到拷打,他们的腿是如何的肿大,他们裤子从脚到腿血迹斑斑。背部挨打还常常造成严重肾脏问题。

105. 据说政治犯经常处于心理紧张和不安之中。囚犯们被蒙住双眼持续达数小时或者几天,结果他们变得方向不明和不安起来。据说任何时候都可能不经警告就实行酷刑或任意惩罚。囚犯们通常刚一被捕就会受到酷刑,而且在监禁期间的任何时候不论受审之前或之后,都可能受到酷刑。

106. 据报道,施加酷刑及其他形式的肉体与心理虐待不仅是为了获取情报,而且也是为了逼供;有时还把酷刑拷打拍摄成影片。其他任意惩罚的方法有拳打脚踢、罚站数小时或几天、取消家属探访或减少食物。

107. 1992年11月24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就上述三段内容陈述如下: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法律禁止对囚犯和被拘留者实行此种不人道行为,而且视察和管制的监督体系会发现任何不法行为并依法惩处违法乱纪者。关于司法部门执行机关所举出的纪律惩处例子,曾在特别代表第三次访问德黑兰时立即向他作了汇报,而且所列出的资料已附在1992年E/CN.4/1992/34文件之后。此外,1992年11月9日召开了高级法院执法人员纪律会议,与会者有法庭的成员、司法部门首长、国家最高法院院长及起诉和惩戒执法人员第一维纪法院院长。会上调查了两名执法人员违纪案件,经过充分讨论和磋商,作出了永远停止其执法资格的裁决”。

108. 向特别代表报告了下述具体案例。

109. 据报道,Khalil Akhlaghi先生在设拉子监狱被关押期间遭受了酷刑。他1939年生于布什尔省的Ghenaveh,是Gholamali的儿子和伊朗电子业公司的前雇员。他1989年11月被捕并被单独监禁了14个月,其间据称受到了肉体和心理的折磨。据报道,他的脚底经常遭到电线的抽打,以致他开始觉得非常难以入睡,甚至正常行走而疼痛异常。由于脸上和头部挨打,他的右耳还完全丧失了听力。因为受了这些酷刑,据称他同意亲手抄写事先写好的文件并在上面签字。这被当局称为“供认间谍活动”。

110. 另据报道,Akhlaghi先生因为Zin-Al-Abedien之子Bahram Dehghani先生

对他提出了指控而遭逮捕和审讯,后者也被指控犯有间谍罪。但是在Dehghani先生1990年书写和签字并呈交设拉子伊斯兰革命法庭的文件中,他面对上帝声明道:他,Akhlaghi先生和其他人完全是无辜的。他补充说,他是在受审期间遭受肉体和心理折磨的情况下提出上述指控的。

111. 伊朗政府在1992年11月24日的信中陈述如下:

“监狱组织领导指派的特别代表团调查了关于 Khalil Akhlaghi先生的指称,没有发现任何胡作非为的迹象。Khalil Akhlaghi先生在拘留期间曾几次获准暂时离狱并能定期长时间同家人团聚”。

112. 另据报道,Mohammad Rahim Bakhtiari先生在监狱遭拘留期间受到了酷刑。他是一名足球运动员,1991年9月被捕。无人知道他遭拘留的原因。

113. 另据报道,Hossein Dashtgerd先生在德黑兰 Agahi街区安全和情报局及Evin监狱被拘留期间受到了酷刑。他是一名足球裁判,1991年9月被捕。他被拘留的理由也无人知晓。

114. 据报道,Jahanbakhsh Khosravian Cham Piri先生(监狱身份证第524号)在Masjed Soleiman监狱被拘留期间受到了心理折磨。他从印度返回伊朗后因吸毒罪被捕。据称监狱当局告诉他家人,他由于吸毒已经发疯了。他断然否认自己是吸毒者并说,这一指控损害了他的名誉及将来就业的机会。

11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就上述三段内容回答说“没有找到有关Mohammad Rahim Bakhtiari、Hossein Dashtgerd和Khosravian Champiri的案卷”。

116. 据悉在1992年没有采取措施来制定法律或诉讼程序上的保护措施以防止囚犯遭受酷刑。

117. 伊朗政府在答复中说,“如先前所述,近年来已加强了经常性监督和视察,以正确执行法律规章制度、防止对囚犯施用酷刑和囚犯的胡作非为”。

118. 虽然伊朗新闻界显然已停止报道施行截肢等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处罚的案件,但是却报道了鞭打的案件。

119. 根据路透社1992年6月10日的一条电讯,为数不详的人因为参与马什哈德5月的骚乱而被该市的伊斯兰革命法庭处以鞭笞刑。

120. 在向大会递交了临时报告之后,特别代表在1992年12月23日的信中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转交了下列指称。

121. 1992年11月5日,伊朗报纸《Abrar》报道说,1992年11月3日有五人因偷窃罪被处以砍除手指。其姓名如下:Ali Nazeri先生,36岁;Farshid Qanbari先生,

22岁;Qorban Ali先生,36岁;Mohammad Ali Shushtari先生,25岁;Mehdi Isma'ili先生。判决是在马赞达兰省萨里市司法部的办公室前执行的,在场的有法官、雇员和200多人。

122. 1992年9月8日,名叫Hosseini和Farbuel的兄弟俩据说分别在大不里士市当众受到鞭答。

123. 据1992年8月5日《和平报》报道,“几天前一群身份不明的摩托车驾驶者在Vanak广场将油漆泼在几个姐妹的脸上,然后丑态百出地逃掉。”该报补充说,“当局应采取措施制止此种行为,因为有时候这种行为被归咎于虔诚的Basisjis”,这是指革命卫队指挥下的Basisjis抵抗部队的成员。《和平报》的报道多次对伊斯兰穿戴不妥的妇女被虐待的行为提出了指控。伊朗伊斯兰法要求妇女穿宽松、遮盖全身的长袍,只能露出脸部和双手。违法者最多可处罚74鞭,并可能被处以监禁或罚款。

124. 据1992年10月10日伊朗报纸《Jahan-e Islam》报道,克尔曼沙阿省保安部队指挥官报告说:1992年9月在克尔曼沙阿省有248人因被指控有不正当关系、骚扰别人和饮酒而被逮捕并被处以30至90下鞭答。其中有些人还被判处监禁。

D. 司法

125. 据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一般和政治审判仍远远达不到国际公认的公平审判的标准。尤其是革命法庭的审判,几乎都是在监狱中秘密举行的;审理草率过场,被监禁者的家属,甚至辩护律师都不能出庭。

126. 据报道,保障所有被告指定律师的权利的法律实际上既不能提供合格的法律顾问,也不能维护伊朗宪法第35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14条载明的法律代理的权利,其原因是任何穆斯林人都有资格在法庭中充当被告的代理。经确定紧急状态情况委员会批准的法案只提及了“代理人”(Vakil),而代理人显然不必是合格的法律专业人员,但是法案却不提“律师”(Vakil-e-Dadgostari),即合格的律师。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14(d)条和国际标准,合格的律师被认为有能力协助被告进行辩护准备或者向被告通告他或她的法定权利。

127. 此外,据说,法案未提及如果被告无法指定一名律师,他/她有权被指派一名律师,而且也没有条款保证在被告要求得到法律顾问并由一名律师在法庭上代理的权利未得到尊重的情况下,他/她可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的权利。

128. 也有这样的说法,按照目前形式编写的新法案,未能保证被告获得法律顾

问的权利,而这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35条(该条规定诉讼双方在所有法院中都有权选定一名代理律师,并规定如果他们无法作出选择,则必须作出安排为他们提供法律顾问)和伊朗最高法院理事会1984年确立的第15号决定第71/62号判例规定的权利。该判例阐明:

“在被告本人无法指定法律代理人的情况下,对可能会被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重大惩罚的案情,由经政府介绍情况的律师参与其事是至为重要的。……根据1949年《关于经批准的司法判例单一条款法》,本判例对最高法院及其他法院所有法官审理类似案件都具有约束力”。

还据称,保证被告指定代理人权利的新法律,虽然目前在法律上已经生效,但在实际上并未加以实施。还据称,这一法律没有追溯力,因此,即使当时并无辩护律师出庭参加审理,但在本法律生效之前下达的判决,一概未曾被宣布为无效。

129.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于1992年11月24日的信件发表了下述声明: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法律,在被告指定代理律师的权利方面不存在任何限制。这就是说,被告有权选择任何人,不论此人是或不是一名律师,而且法庭也正式承认被告的这一权利。因此,采用(经紧急情况全国委员会批准的)“代理人”的措词,并不在这方面形成任何法律限制。许多代理人出庭参加审理的例子,说明这一提法的正确。因此,前文所述完全是不可信的。正如先前阐明的,被告完全有自由在雇用代理人上作出选择,而且在被告财政上无法承担的情况下,法庭有责任提供一名由法庭指定的代理人。根据司法权总长和革命检察总长一再作出的声明,在被告未行使选择代理人权利的情况下,不得下达判决书也不得进行审理。不履行这项措施会导致所下达的判决书无效,而且将按照纪律检查厅的诉讼程序,对违法者作出裁决”。

130. 据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长期缺乏独立的律师协会有损于必须允许律师在不担心遭到恐吓和当局压力的情况下履行其专业职责的原则。原定于1991年10月9日举行律师协会理事会成员的选举已被无限期地推迟。1991年10月8日通过了伊朗律师协会改革的法案,授权“改革委员会”可在任何选举前从法律专业界开除某些律师。由司法部领导人任命的“改革委员会”成员,必须解雇在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以前曾经担任过某些政府职位的律师;解雇“那些曾参与反伊斯兰共和国叛乱或曾有效地支持过非法团体”的个人;和“那些旨在以否认神圣的宗教为基本目的有害宗派或组织的成员”。还有报导称,现任律师协会主席是司法部1982年任命的。

131. 关于这一指控,政府声明如下:

“根据伊斯兰大会理事会,‘代理人委员会’是按法律开展工作的、而该委员会成员的法定条件也都是根据法律确定的。显然,良好的声誉和以往不曾有过任何错误行为,都是选择代理律师合乎逻辑和可以理解的必要条件;因此,特别代表在以上大部分案件中提出的声称以及指控是不符合现实的、而且也是先入为主的错误概念形成的结果”。

132. 还有报告称,公平审理的其他基本保障诸如囚犯审理不得加以不合理的拖延的权利、传唤被告方证人的权利以及无罪推定等仍然付之阙如。

133. 政府于1992年11月24日的信件阐明如下:

“司法权利认真严肃的工作是以以下事实为基础的,即从被告一被捕起直至判决书下达并且执行判决的整个法律程序都应受到监督,而且现有的法律规定了囚犯的法律权利,包括毫不拖延地接受审理的权利和传唤证人的权利。司法机构一旦被通知有任何违法行为,应当对之进行调查。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中,纪律部队根据司法当局的批准,有权逮捕嫌疑者或犯罪的罪犯,根据司法程序,必须在24小时后将罪犯送交司法当局;此外,司法当局还被授权全面审理和迅速处理该案件,而至于司法判决书的下达,则必须把判决书提交上级委员会。有时,由于被告的抗诉,有关罪行的调查、证人作证,或者往往由于被告的要求,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可能会拖延;但是,尽管如此,国家最高法院仍按现行的法院案例,尽量缩短审理期间”。

134. 据称,政治囚犯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会在监狱中被关押多久。那些人被审理之后,有时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都不获悉所判的刑罚。刑罚本身只在判决之日起开始;不从刑期中扣减预审期间的长期拘留时间。甚至刑期已满,囚犯仍然得不到释放,除非他们表示“忏悔”。

135. 政府1992年11月24日的答复阐明如下:

“如先前所述,对被捕者和被判罪者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根据法律行事的,而法院是根据他们各自分管的法律标准和法律细则确定保释金额和保证金以及假释的。此外,在下达任何监禁判决书之前,法院应阐明最终判决书确定的监禁期并且计入原先拘留期的任何因素”。

136. 据说,囚犯们因企图组织集体活动而遭到严厉的惩罚。据称,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诸如对监狱条件提出的抗议行动,甚至适用于组织一个学习小组或体育锻炼之类的活动。

137. 据称,许多囚犯的服刑期几年前早已期满,但却仍被关押在监狱中,而他们

能否获释似乎取决于是否同意在一份忏悔书上签字。一些政治囚犯只有在同意进行有时甚至长达几个小时的录象访谈之后,才可获得释放。在这些录象访谈中他们必须详细地供认他们所谓的错误行为、谴责其政治组织并宣誓拥护伊斯兰共和国。然后,这些录象带可能在电视上播出。

13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于1992年11月24日的答复阐明:

“除根据法庭判决书的规定之外,没有任何囚犯遭到关押,而且如有任何不按法律的情况出现,将对之进行调查。根据法律,法院当局和监狱当局必须给予被告人道主义的待遇,而且不允许对任何人施加强制性的行为,诸如逼迫作出忏悔或进行访谈录象”。

139. 在另外一些案件中,政治囚犯必须签署谴责其组织的声明并且保证他们今后不再参与政治活动。还据说,他们被迫以财产担保并由一名亲属作为他们的担保人。如果获释的囚犯接到传唤未返回监狱,那么他的担保人将成为他或她的替身囚犯。囚犯还必须签署一项声明,保证不向任何人谈起他们在监狱中的经历。

140. 还有报道,囚犯告假必须在指定的伊斯兰革命委员会登记,还必须与监狱当局保持联系。此类告假既可以是具体的几天、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甚至无限期的告假。但是,即便属不定期的告假,他们的档案仍毫无疑问地保留在监狱,而且他们仍被视为囚犯,并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传唤至监狱接受审讯或服满他们的刑期。

141. 特别代表收到了关于在若干伊朗城市中发生示威游行和骚乱后几百人被捕的报告。

142. 据报告,1992年3月1日在克尔曼沙阿省的Kahrizak区至少有30人被捕。1992年3月2日在德黑兰Khajeh Nassir大学示威游行之后至少有10人被捕。在1992年3月4日克尔曼沙阿省的Jaafarabad进行的逐家逐户搜查期间,有89人被捕。1992年3月11日,在Ramhormoz有90人被捕,在Mahshahr有28人被捕。1992年4月4日,在东阿塞拜疆省的Tabriz的示威游行期间和阿塞拜疆Yakab发生的暴力事件期间,有若干人被捕。1992年4月5日,在迈谢德有46人被捕。1992年4月14日在洛雷斯坦省的Dargaz有100人被捕。

143. 政府于1992年11月24日的答复中阐明:

“上述两段所载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而且甚至在有些情下载列了一些虚构的城市名称。但是,如前所述,保证公共秩序和安全是纪律部队的任务;因此,在某些所述城市中,官员们有责任合法地逮捕一些骚乱分子。以上段落扩大了其所声称的范围,而纪律部队所采取行动的范围以及骚乱案件远远没有以上所述的幅度那么大”。

144. 根据1992年6月11日路透社发出的一条消息,1992年4月15日在法尔省Chiraz发生了骚乱,骚乱期间两个加油站、一所警察局和15辆车辆遭到焚烧或捣毁。其他渠道报道称,事件之后至少有60人被捕。在1992年4月期间,在卢里斯坦省霍拉姆堡和巴赫蒂亚里省尔马哈勒也发生了一些事件和游行。

145. 政府于1992年11月24日的答复称:

“在以上所述日期于Shiraz市发生骚乱的范围以及宣称的方法,都被肆意地扩大了。

“但是,正如特别代表所指出的,这些流氓行为,包括袭击警察局、焚烧车辆和两个加油站,最终导致纪律部队采取维护秩序和安全的适当措施。至于在霍拉姆堡发生的事件,这与伊斯兰大会理事会选举结果公布之后,一群支持者为该选区的候选人当选举行集会有关,而这只是地方性的事件,根本没有任何反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性质。路透社以及其他新闻消息来源在这方面情况的报道已被否认。”

146. 1992年5月9日在Ahar至少有165人被捕。1992年5月10日在Shiraz附近的一个城镇,Kahrameh有61人被捕。据说这些之后有中央省Arak暴力游行之后260人被捕的情况。在Arak暴力游行期间,有些政府大楼和银行被焚毁,若干车辆被捣毁。

147. 关于这一指控,政府于1992年11月24日阐明:

“否认Ahar市有165人被捕的声称。此外,关于在Kharameh发生的事件,有些当地居民诉诸于拆毁和破坏其某些对手的商店和商业经营点的行动。由于当事人提出的要求和指控,为了阻止此类纠纷的扩展并维持公共秩序和安全,纪律部队逮捕了一些肇事者,以便将这些人交给司法主管当局。”

148. 1992年5月20至21日在Shustar发生的示威游行,造成了对这一城市宣布戒严状态,随后许多人被拘留。1992年5月30日在霍拉桑省的Mashhad爆发了一系列的抗议游行,显然这是由于市政当局企图拆毁非法建造的居住棚并强行驱逐棚内的居住者之类的事件而引起的。根据1992年6月10日路透社发布的一则消息,在Mashhad发生的骚乱期间,有100多所政府建筑、银行和商店被焚烧或砸烂。特别代表收到的报告称,当局正式宣布在骚乱之后有300人被捕。但是,其他消息来源报道,实际被捕者的人数比这一数字高上几倍。据报道,1992年6月10日在Bukan有130人遭逮捕。

149. 政府于1992年11月24日的答复阐明:

“这是与Shoushtar市的伊斯兰执行会议第四届选举有关的)一名候选人的支持者举行的集会,但没有人被捕,而且该城市恢复了正常状况。以

上所收到的报告和路透社的报导已被否认”。

150. 1992年6月1日路透社引用了司法机构领导人,阿亚图拉Mohammad Yazdi的话,他说已经指定了若干有经验的法官专门受理 Mashhad 动乱事件肇事者的诉讼案。有些官员们称这些被捕者为“人间的堕落”和“暴乱者”。据报导,霍拉桑省省长, Ali Jannati 说,经对300多被捕者的审讯揭露出有“傲慢的外国人和情报人员”的插手此事。

151. 根据1992年6月10日路透社发布的一条消息,有人数不详的人士因参加了 Mashhad 市5月的骚乱,被该市的伊斯兰革命法庭判处长期监禁。

152. 伊朗新闻社《IRNA》于1992年6月11日报导,伊斯兰革命最高领导人,阿亚图拉Ali Khamenei,敦促当局“追查捣乱者,并且象野草一样的把他们清除”。同时还引用了Shiraz伊朗革命法庭的检查长, Mohammad Karami 先生的话,他说有45人因为在4月15日 Shiraz 骚乱中的作用被判处4个月至10年的监禁,另外还有20人仍然等待受审。

153. 针对上述一段,政府答复说: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官员们具有法律权力,指法律和国际标准准许的范畴和通常标准,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公共秩序及和平”。

154. 根据1992年6月10日美联社发布的一条消息,伊朗的精神领袖,阿亚图拉Ali Khamenei 告诉伊朗议会说,在Mashhad、Shiraz 和若干其他城市发生的事件都是“一小撮、隐避并披着伪装的反革命分子一手导演的”。

155. 这些人在经过不公平的审理和诉讼程序后被判刑,这些审理都是不符合国际公认的公平标准的。其中有些人被判处死刑,还有些人被判处鞭笞和/或长期监禁,另有些人还有待审判。

156. 政府于1992年11月24日的信件阐明如下:

“司法当局坚决反对任何不按照公认标准规定的司法程序对被告进行的任何诉讼和审理,并且正如所述,不按照上述标准做出的判决都是不合法的或是不可宽恕的。同时,处决判决书的下达和执行都必须事先经过以下若干关键性的法律程序阶段: 上诉的权利;把案件提交国家最高法院、在最高法院核准处决书之后,提出宽恕的请求;以及等待答复的阶段”。

157. 还有报导,伊朗政府已经建立了一支 Pasdaran 特别抗暴队,称之为 Ashora 军 (Sepahian-e-Ashora),以镇压今后伊朗各主要城市的示威游行和暴乱。

158. 针对这一报导,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于1992年11月24日的信件阐明:

“在Shiraz、Mashhad、Shoushtar和Ramhormoz各城市发生的一些当地流氓分子的捣乱行为之后,纪律部队根据司法当局发布的逮捕令,逮捕了其中的一些煽动者,并且在对他们进行教育之后,释放了其中大部分人。所述的其他一些案件是毫无根据的,而且在上述这些城市中也未发生任何反政府的抗议或骚乱”。

159. 在1992年7月30日于Shush展开的逐家逐户的搜查中,据报导Hassan Hori先生、Reza Kalachi先生和Ahmad Ghlyassi先生遭逮捕。

160. 据报导,除了随后被处决的某些被捕者的姓名外,当局未能就大部分被捕者姓名以及情况提供任何资料。

161. 特别代表收到了下述一些被任意监禁的具体案件资料。

162. 曾经有四次不同的报告报道了Ali Zahmat Keshan先生因政治原因在俾路支省遭到意监禁的情况。他说,非法的逮捕损坏了他的声誉并且对他的工作造成了损失。他要求恢复名誉。

163. 之外,还报导了Ismail Barzegar先生因被怀疑与某个武装集团勾结,遭到司法部驻吉兰省Rasht办公室的任意监禁。这一指控已被查明是无根据的。他要求恢复声誉并且要求得到社会和经济上的援助。

164. 据报导Gholam Reza Koushki先生曾遭到任意监禁。Koushki生于1953年,Seyyed Wali先生之子(Sanandai颁发的身份证号码514),被霍拉姆堡革命检查厅怀疑为所谓的Fedayin组织-多数路线的合作者。这项指控被查明是无根据的,随后他获得释放。但是,他失去了教员工作,并且由于他遭到监禁,教育总局撤回了他的教学许可证,因此使他无法从事其专业工作。

165. 特别代表还收到指控政府官员不受惩罚的下述一些案件的报告:

(a) 据报导有人指控Nohovat基金的一名创建人擅自挪用公款。他被指控为采用欺诈手段对待委托其管理的财产,因而被判处两年监禁。但是,他却被立即释放了;

(b) 据称,前任警察新闻署署长因有组织武装集团的嫌疑而被解除了职务。但是,据报导未对其采取任何司法行动。

166. 针对上述段落,政府1992年11月24日的答复如下:

“首先,Nabovat基金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私营机构。该基金在遭到滥用财政权利的指控之后,于三年前被总检察官封闭。第二,案件的被告已经根据法律受到审判,并且根据上述法院的调查,被告已经被判处惩罚性的监禁。因此,上述指控是站不住脚的。第三,调查部的部长,在遭到指控后,已

经被拘留，目前被告在等待对其档案的汇集整理和审判。调查部一位领导人的解职是由于管理不善，与武装抢劫的指控毫不相干。所收到的报告与事实不符”。

167. 特别代表请政府提供本报告附件一所列囚犯情况的资料。

168. 1992年1月22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应伊朗政府的要求并根据确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标准程序的协议，特别是会见所有被监禁者、无证人在场的访谈、反复探访和代表团成员恪守保密规定，走访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监狱。据说，在充分履行协议方面遇到了某些困难。1992年3月21日，正当红十字会与伊朗当局进行谈判之际，它接到外交部要求它停止所有活动的通知，因此全团15名代表被迫离开伊朗领土。

169. 根据1992年3月27日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发布的新闻，伊朗当局为了为其决定辩护，指责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根据1949年《日内瓦(第三)公约》赋予的使命，在双边协定的基础上，调查伊拉克战犯问题并在伊朗监狱中从事其活动的方式。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断然驳斥了上述指责并阐明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所从事的活动完全遵照红十字会在世界各地开展工作的原则，因此，红十字会始终与伊朗当局公开进行工作。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还阐明，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它对其活动被中断感到极为关注，尤其关注的是因为在伊朗领土上有20,000多名伊拉克战俘，其中有几千人仍然在押，许多人已被关押10年以上。

170. 针对上面两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答复：

“鉴于有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伊朗办事处地位的发展情况，该办事处正常的活动不幸被中止。但是，为了寻找出该委员会继续活动的切实可行的机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甚至准备在消除红十字会伊朗办事处开展活动的障碍之前，就准备对这一问题进行审查”。

171. 在特别代表向联大提交其临时报告之后，他以1992年12月23日的信件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转呈了下述指控。

172. 伊朗的报纸《Abrar》于1992年10月19日报导，“将组成独立法庭审理7岁以上和低于宗教青春期年龄的儿童所犯的罪行”。根据宗教法规，认为男孩青春期年龄为14岁，而女孩为9个阴历年。1992年7月5日德黑兰广播电台报导，按照设立青少年犯法庭的议案，将由一名法官和法律顾问主持法庭，根据《Tzur》对应当惩治的罪行判处一年或多年的监禁。

173. 伊朗报纸《Jomhuri - Islami》于1992年9月22日报导，胡齐斯坦省的治安部队司令声称，“在1992年3月至8月期间胡齐斯坦省有2,400人因宣传社会堕落行

为而被捕”。

174. 特别代表要求政府提供有关下述囚犯情况的资料:

- (a) Abodllah Bagheri 先生是库尔德人反对团体 Komala 的前成员, 他于 1992 年 11 月初在伊拉克边境附近的 Mariwan 以外被捕。他被捕的确切日期以及他目前的下落无人知晓。据报导, Abdollah Bagheri 在他被捕时早已不是 Komala 的成员, 但他曾经多年来一直是该组织的积极成员;
- (b) Seyed Ali Sharifioun 先生被关押在 Ghom 监狱附属的一个劳改营。他于 1989 年 3 月 2 日被捕, 并且经据称不符合国际公认标准的审判之后, 被判处 15 年监禁。在对他的初审阶段, Sharifioun 先生未得到机会聘用法律顾问。后来, Ghom 伊斯兰革命法庭接受了一名指定的律师, 但拒绝向他提供审判档案, 同时还阻止律师与被告之间的任何探访。Sharifioun 先生的不动产和个人财产也被没收;
- (c) Hans Bohler 先生是瑞士商人, 年 51 岁, 于 1992 年 3 月在为瑞士电讯公司工作时被捕。Bohler 先生被指控为贪污和与伊朗国民进行非法接触。

E. 言论、见解和新闻自由

175. 据报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 24 条所载的宪法保证言论见解和新闻自由的条款, 在很大程度上被等闲视之。1992 年 1 月 26 日共和国总统接见前任伊斯兰文化和指导部部长时阐明, “在新闻报导、日报和周刊中不以恶意和仇恨的方式在公开的环境下进行批评和讨论问题, 可有助于社会的增长和发展”。尽管如此, 据说, 在现实中对政府或其政策提出任何批评都会遭到惩罚并且被认为具有潜在的危险, 因为这种批评可能有助于伊斯兰的敌人。

176. 政府于 1992 年 11 月 24 日的答复阐明如下:

“看来就有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状况进行的公平调查表明, 伊朗有 28 多家新闻报刊和 450 种出版物, 此外还有由本国作家翻译、编辑或写作的好几百卷书籍, 其中大部分书籍都是由私营印刷所印刷和发行, 因此很容易得出结论, 即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法律范畴内的新闻自由是伊斯兰革命后最有价值的成就之一。实际上, 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行广泛的几家报纸中, 目前对政府发表反对意见的报纸, 其数量高于那些

支持并容忍对政府进行批评的报纸的数量。但是,新闻必须尊重公众舆论,并不允许有辱人民--不论是穆斯林信徒或是官方认可的少数民族--的民族和宗教信仰,而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于新闻、言论和见解自由的政策底线”。

177. 据报导,虽然伊朗的新闻界不乏多样性,但是它们决不是自由的,而且电台和电视广播都遭到广泛的自我新闻检查和新闻检查。

178. 政府于1992年11月24日的答复阐明:

“根据新闻法,凡希望出版的任何个人,只要获得下列委员会颁发的许可,就可出版。该委员会由一名法官、一名新闻界代表、一名伊斯兰议会的人民代表和一名政府代表组成。政府未对出版实行垄断,而且近年来政府还拨款补贴,直接资助新闻界”。

179. 伊朗报纸《德黑兰时报》于1992年7月27日发表的一篇社论阐明如下:“大部分报纸都陷于自我实行新闻检查或者具有某种党派和团体的报复心理,因为在革命胜利之后,负责该国家一些重要报纸的官员主要是由两部分人组成:一些是希望通过利用报刊作为晋升阶梯,爬上更高的国家职位;而另一些则是离开部长或高等官员职位而地位下降的人,他们转往新闻界,在该国家的政治经济舞台上露面”。《德黑兰时报》补充说,使伊朗伊斯兰革命威望扫地的是,政府在13年之后允许房地产和汽车掮客们组织起他们强大的工会,却不允许组织起该国家的记者联合会。伊朗的记者协会迄今仍未组织成工会形式”。

180. 还有指控称,由于私营部门获得资源的渠道有限,政府对新闻用纸的垄断形成了极为有效的新闻管制机制。

181. 据说,拥有打字机、复印机、计算机、传真机或短波收音机,如未向当局注册,会遭到严厉的惩罚。

182. 还有报导称,许多有价值的档案,特别是有关伊斯兰革命的档案已经被销毁。

183. 1992年4月18日, Qom 神学院的秘书,阿亚图拉 Fazel Lankrani 呼吁当局在监督出版刊物上更为认真。根据1992年4月20日《德黑兰时报》,他呼吁总统在文化机构中清除反革命分子以及那些反伊斯兰者,并且敦促司法当局对任何侮辱伊斯兰的行为作出认真的反应并将那些罪犯绳之以法。

184. 据报导,1992年4月体育月刊《Farad》遭受到包括叛教在内的指控而被查封,因为该杂志曾被指控刊登了一幅足球运动员的漫画,据称这幅漫画很象已故的伊玛姆,因此侮辱了伊斯兰社会。该杂志的总编辑, Nasser Arabha 先生以及杂志

的设计者被捕,并据报导正等待审判。杂志社的房舍被一群人烧毁。

185. 据报告,文化周刊《Donya-e-Sokhan》在遭到当局的查封之后,其房舍也被烧毁。据报导,该周刊的编辑工作人员被逮捕。

186. 还有报导称,妇女周刊《Zan-e-Rous》也被当局查封。

187. 特别代表在向联大提交其临时报告之后,还以1992年12月23日的信件向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转交了以下指控。

188. 1992年9月28日,东阿塞拜疆的伊朗报纸《Kayhan》的省总监和该报的一名记者遭到逮捕和殴打,因为他们报导了大不里士省中央区区长因违反法律被解除职务的消息。据报导,上述逮捕是由大不里士省省长 Najafi Azar 先生下令执行的,他认为这条消息有损于他的声誉,因为中央区区长曾经是他任命并且由他提携至大不里士省的。

F. 政治权利

189. 据报导,在4月10日的议会竞选运动中,不允许候选人张贴头相或举行集会,因为这些都被视为“西方式”的选举做法。

190. 还有进一步报导,39名前议会代表的资格未得到指导理事会各甄别委员会的确认。据报导,这些资格未被确认者中有6名乌理玛(ulema)。根据1992年4月8日《Salam》报的报导,3,000多名提出申请的候选人中有三分之一被拒绝。

191. 前任重工业部长 Behzd Nabani 先生,在一封公开信中要求指导委员会向新闻界公布撤除他职务的理由。Hojjatoleslam Sadeq Khalkhali 说,他不知道为何他不够资格。根据1992年4月8日的《Salam》报,他说:“我们一再要求指导委员会公开说明我们的过错,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人告诉我们任何事,而且也一直未对我们进行过查询。如果我们遭到这种方式的对待,那么其他人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192. 1992年4月6日伊斯兰共和国妇女协会对指导委员会的甄别委员会判定若干名妇女候选人不符合资格的决定提出了批评。妇女协会还对拒绝若干名妇女候选人一事表示了遗憾。该协会说,她们一直是而且也还是“革命最为虔诚和忠心耿耿的人士”的几个,“并且为了稳固伊斯兰共和国制度牺牲了她们最亲近的人”。

193. 根据1992年4月16日《德黑兰时报》,Boroujen的警察成员于1992年4月10日进行了干预,驱散了某一投票点附近的两群政治上反对的人,这些人群几乎发生严重的械斗。但是,来自 Boroujen 的议会代表, Davoud Towhidi 先生于4月14日

在议会上说,警察在生理上骚扰了某些投票厢内的选民,甚至向他们开枪。

194. 在向联大提出临时报告之后,特别代表以1992年12月23日的信件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转交了下述指控。

195. 据报告, Qorban Ali Salehabadi 先生是来自 Mashhad的前任议会(伊斯兰议会)代表,“因他试图破坏伊斯兰共和国制度”被德黑兰伊斯兰革命法庭判处两年监禁。

G. 妇女情况

196. 特别代表收到的报告称,伊朗妇女仍然被禁止学习农业、工程、采矿业和冶金等学科,并且仍被禁止担任法官。在高等教育方面,169门技术学科中有91门学科领域不向妇女开放、84门技术和数学学科中有55个门不开放,自然科学的40门学科领域中有7门不开放,而且农业的所有4门学科不开放。在文学和人文学系中,35门学科中只有10门向妇女开放。据称,严格的教师和学生的性别隔离,造成许多女校关闭,因为没有妇女教员、教室拥挤而且水平严重下降。尤其是在乡村地区,据称这就意味着剥夺女孩受教育的机会。据说,在1980至1985年期间,政府解雇了初小和高中的40,000多名妇女教员。一些报告指出伊朗乡村妇女有89%是文盲,人们对此表示担心。

197. 还有报告称,妇女就业率已大幅度减低,从13%下跌至6.5%。也有这样的说法,妇女们必须得到其丈夫的正式许可,才能工作或出国旅行。

198. 其他一些报告指出,男人有权娶四位妻子,并且还可有无数量限制的“临时”妻子;法官认为离婚完全是丈夫的权利。除非孩子们没有父亲或祖父,否则妇女不得监管自己的子女;而且如果妇女拒绝满足其丈夫的要求,她亦无权享有住房、食品和衣物。还有报导称,一夫多妻制和短期婚姻已经成为普遍的做法。

199. 此外,还有报导,妇女只能继承男性所继承财产的一半;在公共交通上妇女受到隔离而且妇女体育表演须受到若干限制。还据称,9岁女孩的婚姻得到承认。

200. 人们继续表示关注的是妇女必须遵守“Hijab”的法律条款:在公共场合不许裸露她们的脸和手、穿着的服装必须完全遮盖住其身体的曲线。根据特别代表收到的报告,1992年期间仍然有一些伊朗妇女因未完全遵从伊斯兰服装规定或使用化妆品或穿着色彩艳丽的服装或配戴艳丽的装饰品而被捕。违反规定者可遭到最高数量为74鞭的鞭笞、监禁或重罚,或者在签署保证遵从伊斯兰服装规定的承诺书

之后予以释放。

201. 据报告,1992年5月16日若干妇女在德黑兰因被指控为漠视伊斯兰服装规定而被捕。据报导,这些人是德黑兰大治安区部队在私营公司、诊所和公共场所,包括德黑兰郊区进行搜查和管制行动中逮捕的。

202. 治安警员于1992年6月7日在德黑兰执行防治社会堕落行为的新计划期间,逮捕了165名佩带面纱不符合规定的妇女;据报导,139名妇女在签署了承诺遵从伊斯兰服装规定的保证后获得释放。

203. 据报导,1992年7月21日若干妇女在德黑兰和Shiraz被一群卫兵和Bassij部队指控她们违反服装规定而遭逮捕。据报导,这些妇女被带上大客车,押往无人知晓的地点。

204. 据报导,1992年7月22日在 Roudsar、Israhan 和 Ahwaz, 有几名妇女因所戴面纱不符合规定而被捕。

205. 据报导,1992年8月1日一组卫队和Bassij部队的成员在德黑兰的 Qazvin 和 Ghorgan 逮捕了几名妇女,理由是她们所戴面纱不符合规定。还有报导称,有两名卫兵在德黑兰 Jomhourt 交叉路口向一名被捕的妇女的头上和脸上倒绿色的油漆。

206. 还有报告,在 Shahsavari 有两名少女和一名妇女及其两个孩子因所戴面纱不符合规格而被捕。

H. 工作权利

207. 据报告, Amir Askari 先生是 Djihad Sazandegui c.a.d.-- 某个承担国家建筑业的组织--雇用的民用工程师,因他在施工的严重事故中受伤,而被开除职务。对这一组织提出医疗和社会援助的许多呼吁和信件都遭到拒绝, Djihad Sazandegui c.a.d., 表示对它提出的一切要求都不予受理。Askari 先生宣称他支持政府,但是他并不支持其原来雇主的劳工政策。他得供养10口人,他们的生计都依赖于他。

208. 还有报告,几乎已双目失明的 Morshed ali 先生遭到解雇,他曾向当局写了无数的信和申诉,要求恢复他的工作,或者给予他社会援助之。但据称他从未得到答复。

209. Gulam Reza Koshki 先生是霍拉姆堡 Larstaan 的一名教师,他的教员许可证于1987年被吊销,因为他曾于1986年因被指控参与建立一个反对派团体,所谓

的Hakhtar Fedayan Khalg 组织遭拘留。他在作出今后不与反对派集团合作的保证之后,于1987年被释放。据报导自那时起他一直未能找到工作。

I. 受教育的权利

210. 据报导, Mohammad Ziai Pour 先生因他不愿填写有关其意识形态的信仰之表格、阐明其原则性的理由,而被德黑兰大学除名。德黑兰大学拒绝给予他证书,从而使他无法继续在其他大学或国外完成他的学业。

211. 在向联大提出其临时报告之后,特别代表以1993年12月23日的信件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转交了下述指控。

212. 1992年10月19日,教育部学校改革、发展和社会局局长说,“全国现有的教育中心有112,000个教室需要改进质量”。

213. 1992年9月7日,伊斯法罕省的游牧民事务总干事说,“整个1991年,对所有需要接受教育的9,000名 Bakhtiari 游牧民只提供了五间教室”。

J. 人人拥有财产的权利

214. 据报告,东阿塞拜疆 Ardebil 81岁老居民, Ismail Movasseghian 先生土地上的一所健身房被肆意关闭。据称他具备所有一切必要的许可证书,尽管如此,公共场所主任, Djazaeri 先生和体育活动及运动主任, Abbas 先生,肆意下令关闭他的健身房并逮捕了健身房的主任。为此向检察厅、检察长办公室和体育部副部长发出的若干呼吁信,一直未得到答复。

215. 据报告, Mehdi Hadji Moniri 先生是伊朗民航局的前局长而且是个行业管理工作已退休的空军军官专家,他的财产遭无故没收而且毫无赔偿。据报导,他的房地产和个人财产被拍卖,这些财产的拥有权被转让给政府。他向各伊朗主管当局发出的若干请愿书从未得到答复。

216. 还有报导说,伊朗当局在毫无赔偿的情况下没收了前伊朗石油部长, Hassan Nazih 先生以及其妻子和四名子女的个人财产和房地产。他向若干伊朗当局发出几封请求信查询没收资产的原因,但从未得到答复。

217. 还有报导, Satar Salimi 先生的私人财产被毫无补偿地没收。这些资产价值1,000万美元,包括一批收集的古董和500多本书籍和手稿。他妻子的姐妹, Amir Hossein Salimi 夫人,最近收到政府下达的驱逐令,命令她搬出与其子女居住

的德黑兰17号大街, Kargar-e-Chomali 60号公寓。据报导,他们无钱租赁其他的住所。

K. 宗教自由和巴哈教社区的情况

218. 特别代表收到主要的基督教领袖和一般信徒完全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继续遭受迫害的报告。尽管基督教是政府官方承认的四大宗教之一,但据说,这实际只承认包括几十万亚美尼亚和亚西利亚族在内的信徒,并不包括所有穆斯林背景或由穆斯林皈依基督教的信徒。还据称,虽然伊斯兰的法律制度声称容忍不同的宗教,但是它禁止穆斯林改变宗教信仰的规定,造成了宗教不容忍的气氛。Mehdi Dibaj 先生曾经是穆斯林信徒,现是教会领导人,由于他的宗教信仰仍被关押在监狱中。

219. 据称,一些伊朗报刊指责由于伊朗的拜火教社区纵容造成了伊朗境外某些伊朗籍的穆斯林改变宗教信仰的现象,并且把他们视为持不同政见者。还据称,伊朗的拜火教徒担心,披露任何有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所谓限制的情况,将会使她们处境更为困难而且当局将认为他们是在制造敌对宣传。

220. 还有报告指控对信奉 Ahlehagh 教派的人实行限制。

221. 据报告,自1979年以来,巴哈派教徒由于宗教信仰一直遭到蓄意的迫害、骚扰和歧视,而且已经有210名巴哈派教徒被杀害;另外有15名巴哈派教徒失踪和被认为已经死亡。还有报导说,在处决停止实施三年半之后,伊朗巴哈派信徒的一名成员, Bahman Samandari 先生,于1992年3月17日被捕,然后于1992年3月18日在德黑兰的Evin 监狱被处决(见上文第33段)。在编写本报告时,司法或监狱当局未说明处决他的原因,也未透露他土坟墓所在。

222. 据报告,伊朗巴哈派社区的一名主要领导人, Hassan Mahboubi 先生,于1992年7月21日在奇怪的情况下被压死。

223. 据报告,两名伊朗籍的巴哈派信徒, Bihnam Mithaqi 先生和 Kayvan Khalajabadi 先生都是在三年前被捕的,最近监狱当局传唤他们,口头通知他们由于他们的巴哈教信仰,被伊斯兰革命法庭下达的判决书判处死刑。在最终判处上述两人死刑的审判过程中没有辩护律师为他们辩护。据称,这两名被告曾聘用两位穆斯林律师,但是这两名律师刚开始着手办理案件,就感到他们无法继续下去而辞职。特别代表在他第三次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时,在德黑兰的 Evin 监狱会见了以上这些人。

224. 还有报导称,1992年6月17日,Muzaffariyyih 村的一名巴哈教徒,Ruhu 'llah Ghedami 先生,遭到政府“纪律部队”两名成员的残酷杀害。据称,上述两名谋杀者以为他们的谋杀行为不会受到法律惩罚,因为按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巴哈派信徒不享受任何保护,并且在正式的政府文件中被指称为“误入歧途的巴哈派”。但是,伊朗当局逮捕并监禁了这两名凶手,看来伊朗当局是以严肃认真和司法态度对待这起犯罪案件。这两名凶手看来是擅自采取行动的。

225. 据说,伊朗继续对巴哈派教徒进行肆意逮捕和监禁。1992年4月1日,一名年老的巴哈派教徒,Hussain Eshraghi 先生,在其伊斯法罕省的家中遭到肆意逮捕而且仍被关押在狱中。1992年5月21日,四名妇女在萨里被捕。其中三名妇女是巴哈派教徒,被指控向第四名妇女传教,后者是22岁的女青年。最近,这三名妇女在经过审讯后被释放,而另一名仍被关押。1992年5月31日,一名巴哈派教徒的妇女也在伊斯法罕省的 Shahinshahr 被捕,被指控为向她的一位非巴哈派信徒的朋友谈论巴哈派信仰。这两名妇女都被拘留。最近那名非巴哈派信徒的妇女已释放。据报导,截至1992年7月1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被监禁的巴哈派总共有10人。

226. 12年来巴哈派信徒进入高等教育机构,诸如进入大专院校学习的机会一直遭到蓄意的剥夺。但是,已经被驱逐出校的巴哈派信徒的儿童和青少年则被允许重新返回小学和中学。还有报告称,巴哈派教徒在他们之间传阅巴哈派书籍并且在课堂上向他们自己的子女传授精神道德价值观念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1991年1月,宣传部命令关闭全伊朗所有的巴哈教派儿童学习班。

22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既不承认巴哈派教徒的婚姻,也不承认他们的离婚。巴哈派教徒继续被剥夺其继承权。过去12年,巴哈派社区一直被剥夺举行集会和选举及维持其行政机构的权利。鉴于巴哈派信仰中不设立牧师职位,这些机构构成了宗教社区生活的核心。据说,如果没有行政机构,巴哈派作为可行的宗教社团的存在将遭到严重的威胁。作为个人,巴哈派教徒被官方认为是“得不到保护的异教徒”,因此,他们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往往被忽视。对他们宗教信仰的不承认表现在不同方面,包括否认他们自由表达其宗教信仰的基本权利。

228. 还有报导称,许多伊朗的巴哈派教徒仍然被剥夺赚取生计的手段。在10,000多名巴哈派教徒中,有相当多人被免除了政府和教育职位,一直找不到工作并得不到失业救济。有些巴哈派教徒被免除了政府职位,甚至还要求他们退还已领取的薪金或养老金。巴哈派教徒的养老金,由于宗教原因已经停止颁发。

229. 1989年10月28日军方保险和养老金局宣布,被解职的上尉因为是“误入歧途的巴哈教派信徒”并根据伊斯兰革命军事法庭1984年8月27日的信件,停止向他

颁发养老金。

230. 国防及武装部队供给部的保险和养老金局长于1991年9月24日发函阐明：“据所收到的资料，你是一名巴哈派信徒，因此无权领取养老金。但是，如你重新皈依穆斯林教并对曾信奉巴哈教派表示忏悔，而且向本局提供出证明：你已信奉穆斯林教，则将采取措施恢复向你颁发养老金”。

231. 1990年11月20日，重建工作筹备委员会声称，一名工作24年以后退休的德黑兰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的技术员，由于被查明犯有皈依巴哈派的“入教罪”，因此被永远免除政府职位并且停止颁发他的养老金。1991年1月12日行政法院第八分院表明：“根据《刑法》和现行档案记录，重建工作筹备委员会的判决书仍然有效，在法律上没有理由支付养老金或者重新使用这一档案。因此，申诉人被驳回而且本判决为最终判决”。

232. 1991年12月17日矿业和冶金部的伊朗国家钢铁公司行政过失审查委员会阐明：“鉴于这位已退休的雇员皈依了被公认为属于穆斯林教派范围以外、误入歧途的教派的事实，他所犯的过错已十分明显，因此构成了永远免除其政府职位的原因。该雇员可以在一个月之内对这一判决书提出上诉，提请行政法院注意这一问题，对此进行复审”。

233. 1991年6月24日行政法院第九分院表明：“鉴于他加入了被认为不属于穆斯林范围的一个误入歧途的巴哈教派，这一事实构成了撤消一切政府职务的原因，以及随着撤职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在考虑到申诉者并未否认其为误入歧途教派的成员这一事实，法院认为上诉不能受理。此系最后裁决”。

234. 1991年5月5日，教育和发展部处理行政过失问题的委员会说，根据针对行政过失的法律第19条第2款，Ramsar 的一名教员因皈依了误入歧途的巴哈派而犯下过失，并根据该法律第13条，他被判处禁止担任任何政府职位。此判决书有待于审查委员会调查核实。

235. 在 Kashan 的 Karaj 和 Aran 两城市中都有发生骚扰事件的报告，在这两座城市下令巴哈派教徒关闭他们的商店。官方不允许巴哈派教徒经营他们自己的商业。农民合作社不接受巴哈派农民，而这些合作社往往是获得信贷、种籽、化肥和杀虫剂唯一的渠道。

236. 最近报导，一些年老和鳏寡的巴哈派教徒被从他们的家中驱赶出去。多年来，巴哈派教徒的许多私有和商业财产，包括家庭和农场遭到肆意没收。其中许多财产被拍卖，毫不考虑有关巴哈派教徒提出的申诉。

237. 德黑兰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检察官最近颁布的文件申明，一名妇女“被

指控为与误入歧途的巴哈派有亲密关系”因此，“她被判处没收其所有的财产”，这些财产交由“若干选定的精神指导律师掌管”。

238. 1990年5月23日伊斯兰革命法院第三分院判定一名妇女犯有“皈依误入歧途的巴哈派、从事该教派非法的行政活动以及非法离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等罪行。因此，下达了一项命令“没收一切已知或未知，或者她以自己的名义或其他人的名义登记的所有财产”。1991年12月7日，法院秘书处报告，根据神圣崇高的国家伊玛姆下达的法令，“她的所有财产交由宗教领导机构指定的托管人处理”。

239. 还有报告称，巴哈教派拥有的圣地、历史遗迹，墓地、行政中心以及其他资产大部分已经于1979年被扣押、仍然被没收，或者被毁坏。由于巴哈派教徒只能进入政府为他们指定的几座墓地，许多地方的巴哈派教徒在埋藏他们的死者时遇到很多困难。还有进一步指控称，不允许巴哈派教徒在他们同教信徒的坟墓上树立标志，致使他们几乎无法辨认他们亲属的坟墓。

240. 据说，最近的迫害浪潮大大地冲击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整整一代巴哈派教徒。据报告他们一再被告知，如果他们准备放弃他们的信仰，就不会迫害他们。

241. 还有报告称，巴哈派教徒不得自由地离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因为他们几乎不可能得到护照。

242. 《Keyhan》报刊于1992年1月22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报导：

“西方企图继续统治伊斯兰社区的主要阴谋之一是扶植起诸如巴哈派和Vahhabism 之类无足轻重的小派系。……从巴哈派诞生以来，它一直是西方帝国主义在伊斯兰国家，特别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工具，用于制造宗教分裂，削弱人们的宗教信仰和热情。……它与以色列的关系、为犹太复国主义从事间谍活动、同中央情报局的勾结，都构成了巴哈派在巴列维时期的活动特点”。

243. 特别代表在向联大提交了其临时报告之后，以1992年12月23日的备忘录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转交了下述指控。

244. 据报告，Hossein Soudmand 教长的继承者，Mohammed sepehr 先生曾经也是一位从穆斯林皈依基督教的信徒。他因信仰缘故于1991年被关押在Mashhad 监狱几个月。

245. 不里士州的 Injili 教会(长老会教派)的牧师遭到逮捕，从1990年12月至1990年8月期间遭监禁并受酷刑。他在狱遭到长期的身心创伤。1992年6月他曾经申请离开伊朗的出境要求，但遭到拒绝。

246. 据报告,政府于1990年解散的伊朗圣经协会,仍然被封闭。所有基督教书店被查封,所有基督教书籍被没收。

247. 据报告,“福音园”,基督教设立在德黑兰北部的一个培训中心,在传播福音和培训牧师45年之后被封闭。

248. Mehdi Dibaj 教长是25年前由穆斯林皈依天主教的,据称他已经遭监禁和酷刑达八年之久。据说,他在狱中关押的八年中有两年被单独监禁在三英尺长三英尺宽的无灯光囚室。他于1983年在 Babol 城被捕,并无缘无故地遭到关押,直到教会支付了20,000里亚尔的保险金,他才获得暂时释放。不久,他再次被捕,据称对他施加酷刑是为了逼迫他放弃天主教回归穆斯林。

249. 据报告,伊朗上帝会的15名牧师中有许多牧师是亚美尼亚和亚述人,其中10人已遭监禁,并在一段时间内遭受情绪上和精神上的虐待。

250. 还据报告,政府于1991年没收了用波斯文印制的 20,000 本《新约全书》。

251. 据报告,负责主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宗教上少数人事务的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对所有天主教活动实行检查。天主教必须在得到批准之后,才能编印他们的宗教通讯,并且不允许建造新的教堂。他们只能翻修旧的教会建筑,但不许进行任何新的扩建。

252. 据报告,亚美尼亚和亚述族的天主教徒不许在家中或教堂里大声祈祷或朗读他们的圣书,以免穆斯林教徒听见他们的祷告;不许他们印刷宗教书籍或在公共场所和市场出售这些书籍,并且不允许他们在其宗教节日在街头聚会。亚美尼亚和亚述族的天主教信徒不许在电台或电视台上广播或展示他们的宗教仪式,也不允许在报刊和杂志上刊登他们任何宗教仪式的图片,并不允许他们在他们的教堂或住房前树立十字架。为社区的宗教仪式购买葡萄酒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且天主教的学校现在必须传授伊斯兰教认为耶稣是“120,000个先知之一”的理论。

253. 据报告,1992年9月伊斯法罕、德黑兰和亚兹德的伊朗革命机构没收了相当大数量巴哈派教徒的私人住家以及其他财产。在亚兹德, Khomeini 伊玛姆基金会没收了一些巴哈派教徒的住家并对其中的居民进行了骚扰。强占上述住家的行为是在没有任何司法当局官方法令的情况下实施的。向当局提出的申诉和指控都未能收回这些财产。在德黑兰, Khomeini 伊玛姆基金会的一些成员在违背产权拥有者的意愿的情况下,强占了一座拥有一家大型商店和十所公寓的综合性大楼和两层的居住楼。另一名巴哈派社团的成员在收到大法官下达没收其住房的命令之后,被强行赶出家园。

254. 据报告, 另一名巴哈派社区的成员, 伊斯法罕的一名居民, 年龄已超过80岁, 于1992年9月中旬被几名政府官员从其家中驱赶出去, 这些官员抢占了这所住房并掠走了他所有的书籍、书籍的数量达几千卷。这位被驱逐者不得携带任何东西, 现在依赖朋友为生。当局对这一案件的申诉或起诉一直不予考虑。

255. 此外, 伊斯法罕的检察厅官员于1992年9月撞入八名巴哈派教徒的家中, 抢走书籍、家庭用品、电视机、录音机、照相机、收音机和现金。

256. 还有指控称, 伊斯法罕巴哈派社区的另外一名成员, 在伊斯兰革命前把一幢两层的建筑捐献给巴哈派机构, 他保留了其中一套公寓作为生活居住而同时出租另一套公寓作为他唯一的收入, 但却被迫搬出这座住房, 而且当局已经强迫公寓中的其他房客也搬出这所楼房。据说, 根据伊斯兰和民法, 他有权终身占有这所建筑, 任何人也无权把他从这幢楼中驱逐出去。

257. 据报告, 1992年12月5日IRNA 发布了一则消息称, “具有政治倾向目的的巴哈派始终得到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和全球傲慢者的支持”。

L. 1992年4月5日事件

258. 特别代表在把1992年9月25日的备忘录送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之后, 他获知1992年4月5日上午7时20分, 伊朗空军的13架F-4鬼怪式战斗机袭击了伊拉克领土的 Ashraf 军事基地, 这是人民圣战组织伊朗民族解放军的基地。据报导, 这次袭击打死了该组织的一名成员, 另外还有12人受伤; 一架飞机被击落, 两名驾驶员被活捉。

259. 根据伊朗新闻报导, 这次袭击是对上述组织若干成员前几天实施的袭击所作的报复, 前几天该组织袭击了座落在伊拉克边境 Bakhtaran 省的 Bishigan 村和Bayani 村。据报告, 在袭击中有四名伊朗公民被打死, 八人受伤、七名遭绑架。人民圣战者否认上述说法, 确认自与伊拉克接壤的这块边境的地区被库尔德武装力量控制以来, 圣战组织的成员被切断了从伊拉克前往以上伊朗地区的通道, 而且称伊朗空袭的实际目标是要杀害他们的领袖 Massoud Rajavi , 他曾经于1991年12月在巴格达遭到过一次袭击。

M. 禁止毒品贩运的斗争

260. 各方面的渠道向特别代表报告, 伊朗政府在防止毒品走私方面仍然重视

采取一些压制性的措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继续受到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贩运入境鸦片、海洛因和吗啡等毒品的影响,毒品的目的地是欧洲。1991年,175名伊朗安全警官死于同毒品走私者匪帮的武装对抗。在1992年1月至7月之间,至少有69人因毒品走私被判处死刑后处决。以上消息来源回顾,目前生效的国际文书只允许在特殊的情况下实施死刑,而且必须事先通过所有的法律程序,在这一程序中履行了正当法律手续的所有条件和保障。消息来源确认,禁止毒品贩运不能仅仅以镇压和过度运用死刑为基础,但必须以对这一严重问题的原因和根源以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所作分析为基础。人们表示,不能只考虑对罪犯进行惩罚,而且也应考虑对他们进行改造、再教育和社会重新安置的可能性。

N. 离开和返回自己国家的权利

261. 在向联大提交了临时报告之后,特别代表于1992年12月23日的信件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转交了下述指控。

262. 据报告,1992年10月16日, Mullah ahmad Jannati 在进行德黑兰星期五布道时,抨击了回归的一些“在外国接受过教育的伊朗人和伊朗商人,他们对革命观念的行为举止和毫不在乎的态度是不能容忍的”。

263. 1992年8月28日, Saeid Shafizadeh 先生返回伊朗探访其祖父祖母。据报告,他在离开机场之前,被伊朗当局截住,并被要求签署一份宣布放弃其巴哈教信仰的文件。据说他拒绝签名,为此被拘留在机场达数小时。随后,他被释放交给他的叔叔看管,他叔叔是一名穆斯林信徒。

O. 儿童情况

264. 在1992年12月23日的同一份备忘录中,特别代表还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转交了下述指控。

265. 1992年10月26日,《Kayhan》报导,在德黑兰附近的工厂中有一些12至13岁的童工。《Salam》于1992年9月8日报导,“有大量的青少年在德黑兰的Plasco厂房中的各生产车间从事夜班工作,每周报酬为2,000 toumans。”

266. 1992年12月14日,伊玛姆 Khomeini 救济委员会秘书长说,“由于极端的贫困和缺乏婚姻的基本需要,在 Khorassan 北部地区生活的贫困人民,出售他们年轻的女儿,价格可达10,000 toumans。购买这些女孩的人大部分来自 Gonbad 地

区,买下这些女孩后,把她们送往那里的农场和车间干活”。

267. 《Kayhan》于1992年10月21日报导,有40名男孩和女孩被北德黑兰治安区防止社会堕落部的一些官员逮捕。

P. 难民情况

268. 特别代表收到的报告称,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目前至少有210万难民;其中至少有200万人属阿富汗国籍、大约100,000人是属伊拉克国籍的库尔德人和什叶派教徒。大部分阿富汗难民已经与伊朗的公民和经济生活相融合,虽然大约有300,000人居住在阿富汗边界发展起来的一些乡村地区的小型定居点。1992年8月,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监督之下,每天大约有1,500-2,000阿富汗难民返回其本国。据估计,在1993年期间还将有100万难民返回。

269.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还接受库尔德祖籍的伊拉克难民,他们主要是在1988和1991年进入伊朗国境的。根据所收到的报告,库尔德祖籍的难民也正在返回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尽管由于冬季大部分时间风雪封锁道路,阻碍了他们的返回。目前仍然大约有60,000伊拉克库尔德人滞留在境内,他们大部分居住在伊朗西北部的难民营。

270. 这群难民人口还包括大约40,000伊拉克国籍的什叶派穆斯林教徒,他们是在海湾战争后逃避伊拉克南部的动乱而流入的,主要住在伊朗的西南部。

271. 根据所收到的报告,阿富汗难民已被批准从事少数的职业,主要在建筑部门就业;他们可享有由伊朗政府和难民署提供的若干健康和卫生、饮用水、教育和职业培训等领域的社会福利。世界粮食署也协助了居住在乡村地区一些小型定居点的300,000阿富汗难民;这些难民的情况未造成重大问题,尽管当地人口开始出现一些排斥情绪,与居住在其他国家的外籍人团体所遭到的排斥程度相类似,但是有些难民确难以使他们的子女入学。

27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作出努力照顾库尔德和什叶派穆斯林信徒的伊拉克国籍难民,这项工作也得到难民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协助。

Q. 化学武器袭击的受害者

273. 特别代表继续收到一些有关伊朗伊拉克战争期间化学武器袭击受害者的情况的一般性资料,其中许多受害者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国外正在接受医务治

疗。根据所收到的报告,在1981年8月17日和1990年6月25日曾发生过化学武器袭击的事件,而且1985年化学武器的袭击是有步骤有系统的;这些袭击事件主要发生在与伊拉克接壤的一些伊朗城镇,特别是Halabche、Abadan、Marivan、Bane、Sumar和Jofeir城镇。主要使用的化学武器是神经毒气、芥子气、磷酸气、氰化物、致呕气和毒气;它们都是从飞机、直升飞机和迫击炮发射的。据报告,这些袭击造成了7,065人死亡,另外有46,552人受伤,对其中大约一半人造成各种程度的残废。

274. 化学武器袭击的受害者既有平民也有军人。其中大部分死亡是由于各种毒气所致,还有许多死亡是由于芥子气。目前有些幸存者正在接受对于淋巴、肿瘤、白血病和贫血方面各种程度的的医疗。遗传方面的后果尚未明确地查明。

三、考虑和意见

A. 一般性考虑

275. 正如本报告引言所表明,人权委员会通过1992年3月4日第1992/67号决议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特别代表的任期延长一年,并重申第一次涉及该国的其1984年3月14日第1984/54号决议中的权限。委员会请特别代表向大会提交一份临时报告,并向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提交一份最后报告。特别代表向大会提交了报告(A/47/617),这是本最后报告的一个不可分割和基本的部分。1992年12月18日,大会通过了第47/146号决议,其中它表示深为关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侵犯人权的持续报告,敦促该国政府重新与特别代表合作,并决定在其第四十八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一问题。

276. 临时报告概述了1992年截至撰写报告时,即截至9月末所收到的资料。在1992年最后几个月和1993年1月最初三周中,收到了进一步的资料,载于本报告关于发展动态和指控的第二章。新的资料已经按习惯方式加以分类。

277. 1992年9月25日和12月23日,特别代表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发出一份所收到指控的摘要,并请它作出详细的答复。伊朗政府于1992年11月24日对第一份备忘录作了答复,并宣布,它将于1993年1月后半月答复第二份备忘录。第二份答复实际上是于1993年1月29日收到的。

278. 载有伊朗政府答复的照会包括了以下一段:

“你将同意,为了对你1992年9月25日的来信所附的备忘录中提出的问题准备提出答复和评论,我们需要同我国政府各部门的各分支机构联系,因

而需要四周以上的时间。但为了继续我们的合作,我附上一份对你的问题的答复和对你的陈述的评论的汇编。对其他问题的答复将在比较适当的时候提交”(见第12段)。

279. 对第一份备忘录的答复已经编入本报告第二章,并按照专题和案件已经插入,所以这些答复紧接在所提出指控之后。对于第二份备忘录的答复没有及时收到,因而没有编入本报告正文,而载于本文件附件中。

280. 以下概述用于评估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否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效存在的一些最重大的事态发展,随后是一些评论。突出一些事态发展,这并不减损前一章所提到的其他事态发展的重要性,因为所有事态发展一起构成了最后报告所提出的意见和结论的直接背景。应该连同临时报告(A/47/617)第四章一起阅读和分析本章,因为这两章相互补充,并构成了一个整体。

B. 生命权利

281. 截至1992年底,记载了301起司法处决。其中有164起可能出于政治原因。受到处决的人包括下列组织的成员:伊朗人民圣战组织;库尔德民主党;科马拉;费达欣以及俾路支斯坦各个团体。

282. 在1992年4月和5月在马什哈德、设拉子和其他城市举行示威以后不久,8个以上的参加者被处决,其他10人被判处死刑;他们正在等待执行判决。1992年3月18日,一位著名的巴哈教家庭成员Bahman Samandari先生被处决。9月,特别代表在第3次访问该国期间会见过的该社区的两位成员被判处死刑。据报道,其他人员也被判处死刑,正在等待处决,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Bahman Qahramani先生在由于政治原因被逮捕以后仍然失踪(见第101段)。1993年,对萨尔门·拉什迪的死刑得到了确认,并提高了对杀死他的人的奖赏,因此当时引起了国际紧张局势和非议,时时出之以暴力形式。

283. 1992年11月1日,一位妇女在伊斯法罕被乱石打死。这种处决也构成了酷刑,这是国际标准和联合国主管机构的决议和宣言所不允许的。这一案件和以前报道的其他类似案件构成了非政府组织控诉清单的一部分。

284. 许多这些处决是伊朗新闻媒介报告的,但关于其他处决的消息是从各种非政府组织来源收集到的。据说,伊朗新闻界放弃了1991年以来的做法,现在并不报道所有处决,特别是各省城市中的处决。

285. 根据所收到的资料,这些处决中至少有117起涉及犯毒者。在涉及犯毒者

时,被处决人员的姓名通常予以公布。对于政治罪,处决有时予以报道,但不披露姓名。

286. 尽管对犯毒者实行死刑已经几年了,但这一问题继续象采取这种镇压政策时那样严重。消极的后果清楚表明,死刑不是制止这种罪行的合适手段。在采取死刑以外的其他政策和在南亚地区展开必要的国际合作之前,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的现象很可能会继续增加,而且将无法通过历史证明非常行之无效的手段来根除所针对的罪恶现象。

C.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287. 所收到的资料表明,在有些案件中,拒绝依从监狱当局要求或不供认政府官员认为属于事实的情况的犯人遭到了残酷的待遇。

288. 应该提请注意取代君主政权的第一临时政府副总理兼发言人 Armir Ehtezam先生在监狱中的遭遇。Entezam先生的近况即使说不上是悲惨的,也仍然是严重的。他在监狱中被多年关押,被单独监禁,受到虐待而且无法同其家人保持联系,此外他还患有严重的疾病。至今能够记载这一案件并收到关于他的苦难和绝望状态的最近报告(见附件二)。

289. 特别代表获悉一个最近发生的由于拒绝服从监狱当局的命令而遭到殴打的酷刑案件。该犯人几次遭到拷打,被送往医院,然后被送回监狱,最后于1992年9月在他拒绝在接受几年来一直对他提出的指控的一封信上签字以后又遭到殴打。此外,向国际组织发送关于侵犯人权行为的资料被视为间谍行为。

290. 截肢和鞭笞由于构成酷刑,因而是国际标准禁止的惩罚。最近,五个小偷被砍去手指。这种处罚在萨里(马赞达兰省)当着法官、行政官员和几百名旁观者的面当众施行(见第121段)。

291. 1992年,经常实行鞭笞的刑法。在一些案件中,应该提请注意,在Kirmanshah省,大约有248人由于非法性关系、酗酒和其他不端品行而受到鞭笞。由于最近展开了确保严格遵守妇女服装规则的运动,有时又实行了鞭笞的刑罚。

D. 适当法律程序的保障

292. 导致判处死刑的审判的进行没有遵守有关国际文书所确定的适当法律程

序的保障。伊朗伊斯兰革命法庭举行的审判具有草率的性质,通常是在监狱内秘密进行的,因而家属、记者和公众无法自由旁听。秘密审判应该是某些道德或隐私必须加以保护的特殊情况;通常规则应该是举行公开的审判。尽管政府作出了许多声明并反复允诺,但趋势却朝着相反方向发展:例外情况已经成为普遍规则。有些报告继续报道,被告不享有被推定无罪的权利,无法提交证据和传唤有利于他们的证人,无法在审判过程中采用维护权利的手段,无法提出上诉和要求重新审理的申请。

293. 由于缺乏真正独立的律师协会,因此继续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这种协会将监督其成员的专业行为,作为防止任何试图妨碍专业活动之行为的保障,并在制止某些当局及其官员恐吓行为方面提供各种支持。

294. 确定紧急事项委员会予以确认的一项议会法案提出了代理人(Vakil)的强制性援助,但并不一定是律师(Vakil-e-Dedgostari)的援助。辩护是一项技术性非常强的工作,绝不能简单地留给没有专业资格、具有善良愿望的人去处理。特别代表关于这一点的批评意见引起了地方上的非议和官员的公开驳斥;但他不得不重申,有关犯毒、间谍和政治罪行的刑事审判是在没有合格律师的援助而且在没有有关国际文书所规定的适当法律程序的保障的情况下展开的。

E. 安全权利

295. 以前的报告表明,有主见的公民感到担忧,因为他们无法预见当局对于紧张局势或公开动乱作出何种反应。马什哈德、什拉子和其他城市最近发生的示威事件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从市政问题所引起示威开始,暴发成严重事件,原因是当局不准备采用非致命的手段来恢复秩序。结果出现了伤亡,几百人被逮捕、死刑判决、被判处监禁和鞭笞。据官方新闻社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上级政府的命令是明确的:“揪出捣乱分子并象铲除野草一样消灭他们。”

F. 言论,见解和新闻自由

296. 1992年7月27日,《德黑兰时报》在社论中抱怨说,在革命13年以后,成立新闻工作者工会仍然没有得到批准,而其他专业团体已经取得合法地位。

297. 人们普遍承认,新闻媒介实行自我新闻检查,目的是避免与当局发生问题。要求当局遵守宪法规定的保障并改变经济政策的一份公开信的90个签署人,其中有9人被逮捕和起诉,这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因为这迫使新闻媒介避免提出批评意

见。

298. 1992年,体育杂志Farad被禁止出版。这家杂志的编辑和漫画家受到起诉,一群暴徒烧毁了杂志的办公室。另外两家杂志也被查封,即文化周刊Donya-e-Sokhan和妇女杂志Zan-e-Roues。一群暴徒也烧毁了Donya-e-Sokhan的办公室,该杂志的编辑也遭到逮捕。

299. 1992年12月17日, Abrar杂志的编辑兼记者Abbas Maroufi被宣告无罪,他曾被指控侮辱教士和发表反对政府制度的文章。

300. 鉴于这些已经得到证实的报告,可以这样说,在言论、见解和新闻自由方面没有任何变就这些自由而言,情况与特别代表在以前几份报告所叙述的完全一样。

G. 结社权利

301. 1992年7月10日,主管伊朗当局决定拒绝自由运动(Nehzat-e-Azadi)要求得到批准的申请。1992年8月9日把这项决定通知了要求法律批准的申请者。此外,在全国好几个城市中,该协会的成员收到电话并接到警告;如果他们继续从事支持该协会的组织 and 宣传活动,他们将受到极为严厉的惩处。

302. 鉴于官方的决定,该运动立即转入休止状态。不妨回顾,前几份报告已经强调独立的协会和政党问题,它们在确保合法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官方的说法:仅仅涉及到法律程序和手续,只要独立组织接受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基础,在获得批准过程中就不会遇到任何障碍。然而众所周知,该运动和其他类似协会的批准正在被拖延。现在法律批准突然被拒绝,而且该组织被查封。无需任何其他理由就可以说明,结社自由仍然未得到注意。

H. 中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的活动

303. 向大会提交的临时报告(A/47/617)就红十字会在伊朗的活动遭到中止及其代表被驱逐问题提供了充分的资料。按照红十字会与该国政府缔结的协议,1992年1月22日开始在各省查访监狱。1992年3月21日,该国政府勒令红十字会停止在伊朗的所有活动,并驱逐了其在该国境内的15位成员。

304. 伊朗政府在答复特别代表给他的第一份备忘录时表示:

“考虑到红十字会伊朗办事处地位的发展情况,令人遗憾的是,该办事

处的正常活动已经被中止。然而在为继续展开该委员会活动寻求确实可行的方法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准备甚至在消除妨碍红十字会德黑兰办事处展开活动的障碍之前就审查这一问题”（见第170段）。

305. 这项声明似乎表明，甚至在允许红十字会德黑兰办事处重新开设之前，该国政府就可能考虑采取确实可行的方法，来处理 and 解决具体案例。这绝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第一步，但为了查访监狱，无疑需要红十字会在伊朗全面展开活动，并遵守红十字会和该国政府1991年11月签署的协定。截至起草本报告时，红十字会尚无法恢复其在伊朗的活动。

306. 特别代表重申，红十字会查访伊朗监狱的做法是确保监狱制度遵守国际标准的一个重要因素。由红十字会这样一个具有威望的机构的代表私下、秘密和定期会见犯人并毫无例外地接触所有被拘留者，这是确保尊重被剥夺自由者人权的重要手段。

307. 关于战俘问题，1992年12月27日，伊朗政府宣布，在伊朗领土上没有任何伊拉克战俘。伊朗红十字会也发表了一份同样内容的公报。根据解释，仍然被关押的犯人已经获得释放，并拒绝返回其国家。

I. 宗教自由和巴哈教徒的境况

308. 1992年有些报告声称，基督教团体和祆教信奉者的宗教自由受到了种种限制。本报告第二章所载的事态发展和指称说明了这一部分伊朗人口的境况。除了其他事项以外，应该提请注意伊朗圣经学会被查封（查封令未被废除），Mehdi Dibaj牧师被继续监禁以及一些公开的基督教礼拜仪式被禁止。

309. 关于巴哈教的信奉者，有许多已经得到证实和记录在案的案件表明，他们受到骚扰、任意拘留、被没收财产、被驱逐出家园并受到全面的歧视。正如本报告关于事态发展的一部分所指出，1992年，有两名巴哈教教徒由于其宗教信仰而被判处死刑。在这一年，该社团中至少有一名成员被处决。

310. 在收到资料的截止日期以后和有关备忘录完成以后，收到了可靠的资料，其中述及最高革命文化理事会1991年2月25日就巴哈教发出的一份通知。通知所载的主要准则，其制定是为了向所有当局通报对巴哈教信奉者应采取的政策，该主要准则陈述如下：

- (a) 关于巴哈教的一般条件，兹通过以下准则：（1）不应无理地将他们驱逐出国家；（2）不应无理地将他们拘留、监禁或惩罚；（3）政

府对于他们的待遇应保证阻止他们的进展和发展；

- (b) 关于其教育和文化情况，兹通过以下指示：(1) 只要他们不表明自己是巴哈教教徒，就可招收他们入学，但如有可能，应将他们分配到具有强烈的宗教思想意识的学校；(2) 在知道一名学生是巴哈教教徒以后，无论是在入学期间还是在学年中，须勒令他退出大学；(3) 必须通过有关官方政策和法律的手段来对付其政治活动，“包括间谍活动”，并通过其他宗教活动和教学、文化对策和宣传的手段来对付其宗教活动和教学；(4) 伊斯兰宣传组织等宣传机构应设立专门的部门，来对付巴哈教的宗教活动和教学；(5) 应制定一项计划，来对付和摧毁该团体在国外的文化根基；
- (c) 关于他们的法律和社会地位，兹采取以下准则：(1) 应允许他们过类似于平民百姓的适宜生活；(2) 只要不是鼓励他们坚持其巴哈教的地位，就应允许他们象所有其他伊朗公民一样得到正常的生活手段，例如配给本、护照、死亡证明和工作许可证；(3) 对于自称巴哈教的人不得雇佣；(4) 另外还应剥夺他们具有影响的地位，例如，教育部门的地位。

311. 上述准则含有一些略为积极的因素，特别是因为它们提到这一群体的一般性地位以及发放工作许可证、配给证和护照。但必须指出，一项规则限制了所有其他规则，即它规定应阻止巴哈教教徒的进展和发展。另外还应该指出，根据这项规则，他们无法进入大学学习，而且还被剥夺了担任公职的机会。

J. 妇女状况

312. 妇女被禁止学习工程、农业、采矿和冶金，并不得担任地方法官。她们被排除在大学一级91项特定研究领域之外，被排除在55项技术领域和72项自然科学领域之外。在艺术方面，妇女只能参加35项研究领域中的10项研究。

313. 妇女要寻求工作和去国外旅行，必须得到其丈夫的允许。如果她们继承财产，其价值减为男性所接收的一半。1992年发起了严格遵守妇女服饰规则的运动。有些妇女由于未能遵守这些规则而被捕。这些逮捕事件发生于在公共场所搜查和检查过程，也发生在私营企业和诊所。许多被逮捕的妇女在签署一项文件答应今后将认真执行这些规则以后获得释放，但其他人则受到严厉的惩处，其中包括鞭笞。

K. 宽大措施

314. 4月份, 108人获得大赦, 其中包括90名自由运动成员中8名宪章签署者。7月和9月宣布, 对于大约3000名囚犯给予大赦。有些人被减刑, 其他人则获得释放。这次大赦人员中包括53名牧师。1991年12月15日, 据宣布, 76名妇女被减刑或获得释放。

L. 难民问题

315. 1992年, 许多阿富汗难民返回其本国, 主要是来自邻近伊朗的各省的难民。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的协助下, 每天仍然大约有1500名至2000名难民返回其本国。

316. 1992年7月20日至23日在德黑兰举行了一次研讨会, 参加者有难民署和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为深入研究难民问题提供了一个机会。显而易见, 非政府组织很少了解不仅来自阿富汗, 而且来自伊拉克(多数是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教徒)的难民大规模涌入而使伊朗面临的严重问题。与会者在决议中决定, 研讨会应采取后续行动, 而不应该成为一次性活动。

317. 遣返210万人是一项庞大的任务, 难民需要援助才能够在其原籍国重新定居。阿富汗难民没有集中于难民营, 而是自由地居住该国, 并通过主要在建筑业工作谋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积极地处理邻国难民所造成的问题。

四、结 论

31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强调说, 它认为, 在按照国际准则享受和尊重人权方面取得了改进, 这一方面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国际标准的不同解释以及导致产生对同样的事实作出不同评估的文化差距和差别。

319. 关于国际人权文书遵守情况监督体系的结构和组织问题, 特别报告员再次认为必须指出, 区域和国家的发展动态必须同联合国依法设立的体系完全保持一致并维持连续性, 并不允许任何这种发展违背或背离国际秩序。如果存在这种矛盾, 区域和国家体系必须符合国际体系。

320. 为了遵守它作为缔约国的生效的国际文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必须使其法律制度, 特别是其司法和监狱制度符合它同意并批准并在其充分同意之下对

其产生拘束力的国际标准。国际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制度不是违背国家的意愿凭借力量从外部强加于任何国家的。恰恰相反,在其一般概念以及在这些概念的运用方面,它是一种谈判商定的制度。

321. 联合国的监督是按照会员国所同意的《宪章》以及会员国也接受的《宪章》的发展进行的。各国认为应该成为国际法律改革主题的任何事务应该通过国际组织内制订的程序加以讨论。

322. 关于伊朗的目前人权情况的具体问题,应该指出:现在仍然无法确定官方对不同政见的反应;自我检查在新闻界普遍实行;几项适当程序保障仍然仅仅停留在法律文字上,或仅仅是拟议的立法的议题;由于明令禁止《自由运动》,结社自由权利受到了剥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仍然被阻止在监狱中履行其职责;对于非伊斯兰宗教团体实行多重限制;妇女的状况远非令人满意。

323. 此外,关于生命权,司法处决的数量继续严重超越《国际公民和政治权利盟约》的非常严格的条件。有时发生了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案件。在伊斯兰革命法庭的审判中,通过适当法律程序和通过合格的律师进行合法辩护的保障没有得到遵守;如果这些审判宣布将被告处于死刑或截肢,这是严重和不可扭转的。

324. 国际监督正在推动该国的人权在监督下受到保护,尽管有时这种监督范围受到限制而且效果较小。上述结论中固有的含义是,特别代表认为,对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的状况应该继续进行国际监督。

五、建 议

325. 按照上述已达成的结论,应该向伊朗政府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它充分、连贯和毫无例外地执行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生效的国际标准。

326. 应该特别强调迫切需要大幅度地减少死刑的数量,并确保今后判决的少数死刑是认真、可靠和公开地运用适当法律程序保障的审判以后的结果。

327. 应该紧急呼吁伊朗当局执行1991年11月与红十字会缔结的关于查访监狱和犯人而不分普通罪行和政治罪行的协定。

328. 承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对转交给它的几项指控作出了答复,应该请它执行与人权委员会,特别是委员会特别代表充分合作的政策。

329. 应该指出,特别代表对伊朗的三次访问有助于更明确地叙述该国人权的普遍情况。最后一次访问至今已经一年多了,看来应该进行第四次访问。

附 件 一

特别代表在1992年9月25日的备忘录中提交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犯人名单

特别代表要求该国政府就下列犯人的情况提供资料：

1. Mona Abdi女士, 29岁, 目前被关押在Ahwaz监狱, 正在服无期徒刑; 据报道, 她于1981年由于拥有反对派报纸而被捕, 并由于政治罪而被定罪;
2. Souhrab Afhadi先生, 1971年出生, 据报道由于散发反对派传单而于1986年被捕。他被关押在Ghasr监狱。
3. Mohammad-Reza Afshari-Rad先生, 27岁, 单身, 由于政治罪目前被关押在赞詹监狱。他于1991年9月30日被捕。
4. Morteza Afshari-Rad先生, 已婚, 有两个孩子, 目前被关押在赞詹监狱。他于1991年10月7日被捕。
5. Faramarz Ahmadian先生据报道由于政治罪而被捕。拘留地点不明。
6. Reham Bahram Ahmed先生, 33岁, 伊拉克公民, Bahram A. Suleiman的儿子, 据报道于1981年7月27日被伊朗士兵抓获, 作为战俘被关押在德黑兰Dawoodiya军营(红十字会案卷第4355号)。
7. Moharramali Akhshi先生, 已婚, 有四个孩子, 由于政治罪目前被关押在赞詹监狱。他于1991年10月7日被捕。
8. Shahrbanu Akhshi女士, Moharramali Akhshi的妻子, 由于政治罪目前被关押在赞詹监狱。她于1991年9月30日被捕。
9. Hooshang Amjadi先生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由于被指控为某个外国做间谍而被定罪。据报道, 他50多岁, 是一个土地拥有者, 1988年9月被捕。他被单独监禁一年多, 有时遭到酷刑。据报道, 1989年底允许家属探访他, 其后他被迫供认1990年3月在Evin监狱, 伊斯兰革命法庭对他进行审判。在他被监禁的整个期间, 没有一个辩护律师代表他辩护。
10. Farzaneh Amouyi女士, 32岁, 自1981年起被拘留。据报道, 她显然由于长期的酷刑, 包括性虐待而于1986年患有神经错乱, 并患有严重的精神病。据称她由于患病以后的行为, 例如拒绝吃饭、洗脸或照料自己而受到作为惩罚的殴打。她由于参加被禁止的左翼政党和非暴力地表达其政治信仰而被关押在Evin监狱。

11. Assadi博士据报道由于政治罪而被捕,现在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12. Davoud Azizy先生由于政治罪而于1981年被捕,据报道目前关押在Ardobil监狱。

13. Yagoub Bahramy先生,1949年10月14日出生,技术员,由于政治罪而于1984年6月17日被捕,并于1984年7月判处12年监禁。据报道,他被关押在德黑兰Ghasr监狱。

14. Mohammad Rahim Bakhtiari先生,41岁,已婚,有三个孩子,由于政治罪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中。他于1991年9月23日被捕。

15. Nasser Barariy先生,据报道,由于政治罪而被捕。他的拘留地点不明。

16. 据说,Farzad Barati先生由于政治罪而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17. Ibrahim Pasha或Basha先生,加纳公民,目前同几位伊拉克战俘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同一狱区。

18. Mohammad Hassan Bassidji先生,据报道于1988年8月被捕。他的拘留地点和目前的状况不明。

19. Mohammad Mohssen Bassidji先生,据报道于1988年8月被捕。他的拘留地点和目前状况不明。

20. Ahmad Bastan先生由于政治罪而被捕,目前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21. Akram Beiromwand女士由于被指控参加一个遭禁止的左翼政党并非暴力地表达其政治信仰而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22. Baghir Borzui先生据说由于政治罪而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23. Haji Dalanpour先生,61岁,出生于雷扎耶,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他于1989年7月被捕。

24. Hossein Dashtgerd先生,59岁,已婚,有五个孩子,由于政治罪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他于1991年9月29日被捕。

25. Mehdi Dibaj先生,原来是穆斯林教徒,现在是基督教牧师和教会领导人,据报道在监狱中被关押了六年多。

26. Nahid Dorudiahhi先生,据报道被关押在Evin监狱。他由于政治罪而被判处12年监禁。

27. Djavad Ebrahmi先生,由于政治罪而被判处13年监禁,目前关押在Ghazal Hasar监狱。据报道他目前患有皮肤和眼睛感染以及肾脏疾病。

28. 特别代表1991年12月探访过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一临时政府原副总理Amir Entezam先生,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第四区第325单元,他是在没有律

师为他辩护而且当时传唤的为他讲话的一些证人遭到逮捕的情况下,一次草率审判以后由于被指控为某个外国作间谍和由于政治罪而被定罪的、据报道,他丧失了40%的听力,并患有骨盆、眼睛和前列腺疾病、胃溃疡和皮肤发炎。他没有得到足够的医疗和食物。据报道,他无法接受探访并被单独监禁550天。

29. Fatemeh Eshraghi女士由于被指控参加一个被禁止的左翼政党和以非暴力方式表示其政治信仰而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30. Nayer Kharaktchi Fard女士,18岁,据说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案卷第59007-69号)。据报道,她由于政治罪于1991年被判处五年监禁,其中她必须被单独监禁四年。

31. Zoya Fardbay女士,由于被指控参加一个遭禁止的左翼政党和以非暴力方式表达其政治信仰而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32. Naser Fayokhnia先生原来是一位上尉,据报道他在两伊战争中作战勇敢。据报道,他由于被指控同其兄弟合作而于1988年被捕,后者据称被指控为一个外国作间谍。据说他被关押在Jamshidabad的Dejban监狱。

33. Vazir Fathi先生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据报告,他获得释放的一个条件是:公开谴责并放弃政治信仰。

34. Firouzeh Fayaz女士由于被指控参加一个遭禁止的左翼政党和以非暴力方式表达其政治信仰而在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35. 据报道,Zahra Felahati女士被判处38年监禁。她目前的状况和拘留地点不明。

36. Navabali Ghaemmaghami先生由于政治罪目前被关押在Ghomm监狱。他目前的状况不明。

37. Zeinab Ghanavati女士由于被指控参加一个遭禁止的左翼政党和以非暴力方式表达其政治信仰而于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38. Narges Ghanbari女士,34岁,学校教师,据说被关押在Masjed Soleiman监狱。据报道她由于参加政治示威而于1981年被捕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39. 据报道,Jafarpour先生由于政治罪而被捕,目前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40. Kyanoosh Hakeamy先生原来是伊朗海军的上尉,据称由于被指称为某个外国作间谍而被定罪,他目前的状况和拘留地点不明。

41. Kourosch Jalili先生由于政治罪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他于1990年被捕。

42. Farhad Javian先生,25岁,已婚,由于政治罪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

狱。他于1991年9月30日被捕。

43. Amir Houshang Kamrani先生是克尔曼省吉罗夫特镇的一位教师,1984年2月被捕并判处30年监禁。据报道,自1988年起,他无权接受探访。目前他被关押在克尔曼警卫监狱。

44. Mehrnaz Kamrouz-e-Khodayar女士由于被指控参加一个遭禁止的左翼政党和以非暴力方式表达其政治信仰而于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45. Khalid Ali Karimi先生由于政治罪而被逮捕。他目前的状况和拘留地点不明。

46. Nahid Khodajou女士由于被指控参加一个遭禁止的左翼政党和以非暴力方式表达其政治信仰而于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47. 据报道,Monir Khoroshani-Baradaran先生由于政治罪被捕,目前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48. 据报道,Ahmad Khosrovi先生由于政治罪被捕。他目前的状况和拘留地点不明。

49. 据说,Mahmoud Mottahedine先生由于参加所谓的Forgan组织而在德黑兰Evin监狱被关押长达12年之久。

50. Mansour Moussavi先生先前是伊朗道路部的雇员,由于政治罪目前被关押在赞詹监狱。他于1991年10月9日被捕。

51. 据报道,Davoud Mozafar先生由于政治罪被捕,目前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52. Hossain Naftian先生由于政治罪于1987年被逮捕并判处五年监禁。据报道,他现在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53. 据报道,Norouz Naghizadeh先生由于政治罪被捕,目前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54. Freidon Najafi先生,32岁,据报道由于政治罪目前被关押在Gohardasht监狱。

55. Homanon Najafi先生,35岁,于1989年被捕,据报道由于政治罪目前关押在Gohardasht监狱。

56. Djalil Nazemi先生,1964年出生,由于政治罪于1984年1月17日被捕。他的拘留地点和目前状况不明。

57. Ebrahim Nebahat先生据说由于政治罪被关押在大不里士监狱。

58. Nasrin Nodinian女士由于被指控参加一个遭禁止的左翼政党和以非暴力

方式表达其政治信仰而于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59. Hussein Noparvar先生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他由于政治罪被判刑,原定于1991年7月获得释放。然而他继续被关押在监狱;据报道,因为他获释的一个条件是,他公开谴责他过去的政治活动。

60. Reza Pajonhesh先生原是德黑兰Joshmanodelleh医院的技术员,目前被关押在赞詹监狱中。他于1991年10月9日被逮捕。

61. Aref Paki先生出生于雷扎耶,51岁,由于政治罪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他于1989年11月被逮捕。

62. Rouhollah Partieli先生,57岁,已婚,有五个孩子,由于政治罪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他于1991年9月30日被捕。

63. Hussein Parvazeh先生Farivan的Ney当地人,据说由于政治罪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64. Mojahed Khiroulah Rahimy先生1964年出生于Ardebil,由于政治罪于1982年被捕并判处15年监禁。据报道,他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65. Mohammad Taghi Rahimpour先生,据报道,由于没有提供关于他妻子(Zahra Nouri女士)的下落而被捕。他曾是伊朗军队的少尉。他目前的状况和拘留地点不明。

66. 据说,Mehrdad Razaghi先生由于政治罪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67. 据报道,Mohammad Aminal Reaya先生由于政治罪被捕,目前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68. Ali Reza Sadeghi先生,28岁,由于政治罪于1988年被捕,据报道目前关押在Ardebiljtqt监狱。

69. Adel Saiidi先生,据说由于政治罪被关押在Oroomieh市的监狱。他于1981年被捕。

70. Mostafa Salehyar先生,1967年12月出生,由于政治罪于1987年被捕并判处六年监禁。他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71. Shahin Samii女士由于被指控参加一个遭禁止的左翼政党和以非暴力方式表达其政治信仰而于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她于1981年被逮捕并判处15年监禁。

72. Mohammad Sekhavatmand先生,41岁,出生于大不里士,由于政治罪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他于1989年10月被捕。

73. Maryambanou Sepehri-Rahnema女士于1983年被捕,受到审判并被判处终

身监禁。据报道,她由于被指控参加一个遭禁止的左翼政党和以非暴力方式表达其政治信仰而于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74. Tofygh Setayeshi先生,1957年出生于大不里士,原来是德黑兰Sharif工业大学的学生,据报道由于政治罪于1982年被捕,目前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75. Mansour Shaheri先生,33岁,由于政治罪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他于1988年被捕,据报道患有严重的疾病。

76. Hossein Shetabi先生原是一位上尉,据报道由于政治罪于1988年被捕。据说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77. Mehdi Khosh Slook先生原是Nawafram公司的董事长,由于政治罪被捕。他目前的状况和拘留地点不明。

78. Mehri Khosh Slook先生,目前由于政治罪被拘留,他目前的拘留地点不明。

79. Farkhondeh Soleimani女士,由于被指控参加一个遭禁止的左翼政党和以非暴力方式表达其政治信仰而于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80. Mansour Taheri先生,38岁,据报道由于政治罪于1986年被捕,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附近的Khorin监狱。

81. Ashraf Taman女士,由于被指控参加一个遭禁止的左翼政党和以非暴力方式表达其政治信仰而于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82. Jamshid Torabi先生,39岁,原是德黑兰大学的学生,据报道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训练中心第6监狱分区。他由于政治罪于1982年被捕并判处15年至17年监禁,据称在简短的审判中,没有辩护律师出庭而且他不得要求有利于他的证人作证。

83. Haidar Youssef先生据说由于政治罪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84. Abbas Zaboli先生据说由于政治罪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85. Omar Ahmad Zadeh先生由于政治罪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他于1990年被捕。

86. 据报道,Zamani先生由于政治罪被捕,目前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87. Farideh Mahmood Mohammad Zamani先生由于政治罪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88. Ali Ziaiha先生据说由于政治罪被关押在德黑兰Evin监狱。

89. 据报道,Hasssan Zolfaghari先生于1991年4月在靠近伊拉克边境的一个城镇Ghasr-e Shirin被伊拉克反对派团体--所谓库尔德爱国联盟交给伊朗当局。他

的拘留地点不明。Zolfaghay先生是否受到指控、审判或定罪,对此不得而知。

附 件 二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一临时政府原副总理兼发言人 Amir Entezam先生给委员会特别代表的信

我谨提出以下证据,控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当局在过去12年犯下的罪行和罪恶行径,并请这个国际机构予以注意,希望有可能得到重新审判,以便维护我最显著的权利以及我的同胞的权利。

我列举违反《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权利的行为并进一步解释这种侵权行为。

当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盟约》于1972年12月14日在伊朗议会付诸表决时,伊朗政府立誓遵守这一盟约(23Azar A.H. 1351)。

在这12年和我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年月中,我亲眼目睹了各种侵犯上述权利的行为。我目睹了数以百计的人遭到酷刑,而我本人也遭到了同样的待遇,特别是:

- 遭到拳击;
- 连续550天被单独监禁;
- 被剥夺探访和谈话的机会;直到今天为止,连续两年半连同27个人被关押在一个1.5米×2.65米的牢房中,24小时只能上厕所三次。一次淋浴(27人只有3个淋浴器)(原文如此);
- 24小时睡觉3小时(伸开手脚);
- 缺乏卫生条件,皮肤发炎(由于连续两年静坐不动);
- 骨盆疾病;
- 患上眼睛和前列腺疾病。四年来痛苦地等待前列腺和左膝盖手术。患有胃溃疡和其他疾病,至今得不到足够食物和治疗;
- 经过六年的等待,在六个看守的监督下住进医院--其中两人在手术厅守在我身边;
- 当着几百个同狱犯人的面用剪羊毛的剪子为我理发并取笑我;
- 到目前为止隔断我同我妻子和孩子的联系;
- 曾两次半夜将我带出去处决,连续将我留在刑场72小时而不作任何解释;

-- 让我连续站立27小时,以及几百种其他情况。

人们可能会认为,实际上这种待遇已经停止存在;而下面一些事例说明这种待遇继续存在:

-- 1991年秋天(Azar),在Galindo Pohl先生抵达伊朗24小时以后,晚上9点,在滂沱大雨和寒冷的天气中,我们被要求调换狱区,从第三区调到第四区,调到第325单元楼上(称为“外国人狱区”)。转移犯人时使用了敞篷卡车,因此我的耳朵受了寒。连续40天不令我前往耳科专家治病,最后由于感染,我的耳鼓破裂。

经过两个月两只耳朵煎熬和耳鼓破裂,这才叫来一位耳科专家,只是确诊,我丧失了40%的听力。

在今年1992年严冬,我们在监狱里得不到暖气和热水,因为他们声称,由于中心加热设备运转不良,加热器中每天只供应几小时的热水。

我们所在的牢房的温度介于5°C至12°C。

遭到酷刑的其他人:

- Taghi Rahmani的牙齿被打断,耳鼓破裂; Ali Khianiha遭到鞭打; Sadegh Azizi、Houshang Shahin、Alireza Ashtiani、Heydar Mehregan和Ardeshir Yeganeh遭到酷刑和处决; 将电线接到犯人背上,捆住一条腿或手臂吊挂起来,迫使犯人连续站立八天;
- 使犯人遭到饥饿;24小时内只给10名犯人一片面包和一盘饭;
- 实施的另一种酷刑是将犯人连续数月关押在一个小棺材里(50×80×140厘米)。1984年(穆罕默德纪元1363年),有30名犯人被关押在这种棺材里。他们已经发疯。

这些是伊朗政权实施酷刑的例子。

(签名) Amir ENTEZAM
1992年

XX XX XX XX XX